

陳文恭公五種遺規



在官法戒錄摘抄四卷桂林陳文恭公原本而余命兒子肇紳為之重梓者也原書有涉及因果者節去十之二三所以壹勸懲翼理教也初余受

天子命陳臬事由秦而閩而齊魯日坐堂皇聞吏胥抱牘進則惴惴懼懼夫二不當而若曹上下其手獄且失平既而思之若曹亦猶人耳導之以善而絕其為不善未有不激發於天良而相懲於匪僻者也歲壬午閩中林少穆廉訪出其書見其辭意至切近而易曉鼓舞振興之機於是乎在在官者家置一編以為日用行習分息之式是亦振吏治挽錮習之一端矣桂林舊有四種遺規肇紳已為摘抄行世是書刊竟復為識其緣起如左

道光三年歲次癸未秋七九月既望洪洞葦間劉大懿序



在官法戒錄原序

天下之人無過善不善之兩途而人之慕乎善而遠不善也則不外於法戒之兩念予有四種遺規之刻蓋冀天下人無男女貴賤少長賢愚均有所觀感興起見善者而以為法見不善者而以為戒也云爾既又思之人有在四民之外勢所不能無而又關係民生之利害吏治之清濁不可以無化誨者則官府之胥吏是也古者二百六十之屬皆有府吏胥徒府掌廩藏者即今之庫吏也史掌文案者即今之典史也胥即今之都吏為徒之什長徒即今之隸卒也是為庶人在官其祿同於下士其田在遠郊之地充人掌之春秋月吉讀法書其孝友睦婣得與於鄉舉里選之例故當時僚隸輿台之守法循分豈惟風俗之醞抑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有其具也秦燔詩書人以吏為師漢制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許為吏當時刺史守相自辟其屬恒求其賢者以為吏而進達之而吏亦皆束身自好以斷不負上之知故一時名公鉅卿起家掾吏者不可勝紀兩漢吏治最為近古非由吏之得人而然乎魏晉而後流品遂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吏始不得與清流之班沿及隋唐以降科貢之勢重而吏之選益輕矣然國家設官置吏官暫而吏久也官少而吏眾也官去鄉國常數千里簿書錢穀或非專長風土好尚或多未習而吏則習熟而諳練者也倘如通行之案例與夫繕發文移稽查勾攝之務有非官所能為而不能不資於吏者則凡國計民生繫於官即繫於吏吏之為責不亦重乎而為吏胥者類皆有機變之才智不能安於耕鑿畎畝之樸以來役於官因盤據其間子弟親戚轉相承授作

姦犯科相習熟為固然而不知禮義之可貴為官者亦多方防閑之推辱之幾若猛獸搏噬之不可馴擾夫防之愈嚴作孽亦愈巧摧之愈甚自愛之意愈微將置然喪其廉耻之心以益肆其奸獷狡黠之毒官吏相蒙國計民生於焉交困而貪昧陋劣之員受其牢籠牽鼻淪胥以敗也又不足言矣昔劉晏以吏人不可用謂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我

國家立賢無方吏員一進咸有進身之階惟其才之所宜未嘗限其所至則固有榮進之可期矣即或不盡榮進而其愛一時之小利必如其愛身家子孫之大利更如其畏身家子孫之奇貨公試語人以于公治獄之陰德而子孫駟馬高車充溢門閭未有不欣然慕效者也語以王溫舒舞文巧詆奸利受財而罪至於五族未有不悚然易慮者也特無以提醒之遷善遠罪之良心無緣而動耳上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人而人下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者非人情也矧吏胥多讀書識字粗知義理習典故明利害視田野之愚氓閭門之婦孺其化誨當更易易為官者方日資其心思才力以成其政治而顧視為化外之人不一思所以化誨之聽其日習於匪僻於心何安而於事又寧有濟乎余於聽政之暇採輯書傳所載胥吏之事各擬論斷夏為四卷名曰在官法戒錄廣為分布以代文告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觀是錄者善惡燁陳榮辱由己何去何從必有觀感而興起者矣

乾隆八年夏四月桂林陳宏謀題於豫章使署

在官法戒錄摘抄卷之一

桂林陳宏謀榕門編輯

崑山葛正笏摺書

長洲張鳳孫少儀

同計

臨川李安民書臣參校

總論

太公陰符曰。治亂之要。其本在吏。吏有重罪十。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貪污。四吏以威力脇民。五吏與吏合姦。六吏與人無惜。七吏作盜賊。使人為耳目。八吏賤買貴賣於民。九吏增易於民。十吏震懼於民。失治者有三罪。則國亂。民愁。盡有之。則民流亡。而國不可守。又曰。為吏守職。為民守事。各居其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里治。里治則家治。家治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國無事。則外不懷怨。內不徵爭。後漢書注

周官自府史胥徒。以至鄙師。縣正之屬。皆所謂吏也。太公所言十重罪。已盡後世作吏之弊。天下治亂。實基於此。為吏者當知己與命官。雖有尊卑。其為民生休戚所繫。則一不可不自勉也。

王仲宣曰。大凡執法之吏。不闕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凡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凡庸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歟。

為吏者悉孰律例可以斷獄決疑此用其所長也若用以舞文或務為深入則毒流便不可當非法之有弊而心之無良也可弗戒與。

范蔚宗曰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杖以探情法家之能慶延於世蓋由此也後漢書郭

獄吏雖微而其操生殺之權與大吏等且凡獄之成皆以初上之獄辭為據輕重出入之間尤不可以不慎也范史論郭氏之興而歸本於察獄平刑哀矜勿喜其所以示勸者深矣

劉公非曰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繳曹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馭吏

曹有東西曹功曹賊曹諸名如今之各房科是也掾者屬吏之稱書史主錄記馭吏馭車者亭長收捕盜賊游徼循禁姦盜曹夫主賦役平爭訟街卒如今之巡兵門幹門下辦事小吏也此皆近世所稱為賤役而古昔則儒生學士往往為之誠以人之樹立各視其志不繫乎職之貴賤耳漢公卿多起小吏而兩京人才之盛吏治之隆後世莫能及豈不可慕而可法哉

蘇東坡知徐州上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改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

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李瑒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不用故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司郡守其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稅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荐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本

文武英才各有所託而興自古流品誠不足以限人也今世吏胥多由讀書未就執事公門未嘗非士類也及以吏員入官為守令為監司未嘗限其所至與唐宋流外官之制不同有志者正可乘時自奮矣若夫鞭撻之施視乎其人之自愛與否人果有心向上必能守法遠罪又何必廢刑而後士有可用乎

東坡論積欠狀云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太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胥寂

家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贖，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於寒饑，何賂之有。其間貧困埽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延蔓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小民為姦，使食邑戶，此何道也。臣自願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債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孔子曰：苛政猛如虎。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狼虎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同上

追呼之擾，摹寫曲盡。讀此而不動心，猶刮民脂髓，快其吞噬者，真與虎狼無異。天地間如何容得。

李之彥曰：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富人致死，但損財賄餌，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此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

債償命。

東谷所見

豪家恃勢，魚肉小民，未有不結交胥吏者。胥吏貪其賄賂，未有不甘心為之指使者。夫胥吏於所害之人，大抵鄉里相識，非親即友，何忍助惡為虐，苟出其良心，主持公道，不為豪富所

使則豪富無所倚恃或稍知斂戢不致肆行無忌喪厥身家所全者豈獨在貧弱之人乎  
又曰今日囹圄供答不由於民情可否一聽於吏手往往自撥情款一本令囚人依本書之更  
不可增損一字真情無所赴愬呼天神不聞號地祇不聽痛哉痛哉夫獄訟所以平曲直雪冤  
枉也今有財者勝無財者負有援者伸無援者屈豪強得志貧賤銜冤此豈國家之福耶願司  
聽斷者在在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鑑天下何患不太平上

臨審私串口供既審刪改招冊種種弊端無非為錢所使須知詞訟內帑一邊必害一邊己  
之所得有幾人之受累無窮故鑑虛衡平四字不獨官府之良規亦吏人之要訓也

李昌齡曰人之處世不可不積陰德夫不積陰德者未見其有後也故於定國父治獄多陰德  
而知其子孫必興孫叔敖有埋蛇之陰德而母知其必貴信有之矣然陰德亦甚易積不獨富  
貴有力者雖尋常之人皆可積也蓋所謂積陰德者非謂廣散金穀齋設僧道建造寺觀然後  
謂之積陰德凡為此者乃愚人作業福非積陰德也或曰何謂業福子對曰蓋彼所聚之財取  
之多不義取不義之財而廣布施設齋供故謂之作業福非積陰德者也所謂積德者常操不  
害物之心出入起居種種行方便如此便是積陰德也今始以其小者言之如蛾之赴火螳之  
墮淵而吾能救之亦是積陰德矧夫人有饑寒吾能飽暖之人有疾厄吾能安樂之救人之患  
難解人之讎怨濟人之困貧不沒人之善不成人之惡不言人之過凡此之類皆積陰德也常  
以方便存心隨力行之不已則陰德亦厚矣殆見福壽之增崇門戶之盛大子孫之榮顯不求

而至予言不欺力行之可也

錄善

方便處處可行。公門中尤易行。罪孽處處可作。公門中尤易作。此篇雖為眾人說法。於吏役尤切。所當書紳也。

馬貴與曰。西漢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並開此二途以取人。未嘗偏有輕重。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為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繫其身之。或為儒。或為吏也。故公孫宏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為之乎。東京才智之士。亦多由循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為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史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當時並不以為屈也。謝靈運

又曰。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未嘗貴官而賤役也。後世為胥吏者。作姦犯科。不自愛重。故為世所輕。而儒者尤耻與為伍。秦棄儒崇吏。西都因之。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為元勳。故終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發身。其時儒與吏未嘗分別。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經者。補太守卒吏。而不以為惡也。同

觀此二條。可知自古胥吏為儲才之地。今雖不能如昔所云。而有志者。正不因胥吏而貶損也。尚其激昂奮發。媲美前賢。為胥吏吐氣也。

顏光衷曰古云公門中好修行何也夫公門常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間貧而負累冤而獲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控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人下接民隱上通官情艱苦孤危之間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寬假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若能釋貧解冤救愚扶弱無乘危索騙無因賄酷打無知情故枉無舞文亂法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二三年有數萬善事人當困厄誰不知感神明三尺立無保佑自然吉慶日至子孫昌盛如其不然怨毒之財得亦非福也地吉

親切指點見得衙門中人隨處可以為善也積德固易積惡亦易視人存心何如耳

王心齋倡道海陵郡諸掾吏以事至海陵相率詣之先生無他言第曰心地好前程保言行

六字可作掾吏箴蓋惟心地好則不妨於作吏不然未有不造惡招禍者也

陳眉公云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平則能在其中矣曰廉能者後世不熟經術之論也詎者人須心中無慾方能心平心平方能事平故廉又為平之本吏多不能廉亦不肯廉故動多不平之事雖有能適足濟其惡耳

又曰當官若不行方便做甚麼公門裡面好修行凶甚麼刀筆殺人自殺峻甚麼舉頭三尺有神明欺甚麼他家富貴前生定如其麼前世不修今受苦怨甚麼豈可人無得運時急甚麼人世難逢開口笑惱甚麼補破遮寒即暖休擺甚麼纜過三寸成何物饒甚麼死後一文將不去吝甚麼前人田地後人收占甚麼得便宜處失便宜貪甚麼聰明反被聰明誤巧甚麼虛言折盡平生福誑甚麼是非到底自分明辨甚麼惡人自有惡人磨憎甚麼冤冤相報幾時休

甚麼。人生何處不相逢。狼甚麼。世事真如一局棋。算甚麼。誰人保得常無事。諺甚麼。公在人心不在山。謀甚麼。欺人是禍。饒人福。一甚麼。言行彙集

勸世歌曰。心不光明。點甚燈。念不公平。看甚經。大秤小斗。吃甚素。不孝父母。齋甚僧。妙藥難醫。冤業病。橫財不富。命窮人。利己害人。促壽算。積善脩行。裕子孫。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暗中陰陽。分明有。遠在兒孫。近在身。守口莫談人。過短自短。何曾說與人。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欺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驢人

二則皆醒世通言。余取其尤切於胥吏也。故節錄之。官衙中人。果能每日常念此一遍。諸般過惡。卽從此減矣。

惜字十八戒。賣舊書。廢紙與人。印封錢冊遺棄污穢中。脚下踐踏。糊窗壁。覆甌袂。

畫拭几硯。擦垢穢。燃燈夜照。點大吃烟。刀剪裁破。因怒扯碎。以書籍作枕。

與婦女夾針綫。嚼爛吐地。塞牆壁孔內。燒灰仍棄於地。言行彙集

廣惜字真詮。下筆有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下筆有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下筆有關

人功名者。此字當惜。下筆屬人閨閣陰事及離婚者。此字當惜。下筆離間骨肉者。此字

當惜。下筆謀人自肥。傾人自活者。此字當惜。下筆凌高年。欺幼弱者。此字當惜。下筆挾

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此字當惜。下筆唆人構怨。代人架詞者。此字當惜。下筆恣

意顛倒是非。使人含冤者。此字當惜。下筆喜作淫詞艷曲。兼以詩札譏誚他人者。此字當惜。

下筆刺人忌謹令終身飲恨者此字當惜同

以上二則相傳為文昌帝君語事雖無考而文字發天地之秘起萬化之原為聖人所作敬之則蒙福褻之則獲禍此千古不易之論也身在官銜以紙筆給事几案叢雜最易犯不敬之罪至廣惜字各條則令之胥吏所習以為利而惟恐其不能者也下筆時苟存慎惜之心則於為善去惡也不遠矣

徐太室曰一手詰盜一手竊盜職故前盜死而後盜生一面懲姦一面窺姦婦故此姦伏而彼

姦起歸有談  
園塵

衙門中日日治姦治盜而胥役不免為姦盜之事千般計巧所瞞昧者止一官耳衙門而外人人目為姦盜清夜捫心能不通身汗下

胡端敏公曰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則為良吏存業編

此二語亦人所易知但身入公門則無人不作瞞人害人之態無時不行瞞人害人之計且有自悔不能瞞人害人者有惟恐瞞人害人之不巧者時地使然習而不察耳願書此二語於解舍以為羣吏朝夕之警焉

龔翦巷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違豈倉倉者亦憤憤耶龍潭指天而語之曰此老雖不急性卻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同

不急性不過倖免於旦夕有記性斷難免禍於將來所謂到頭終有報也世有身為胥吏倚

官衙權勢陷害良民以致家產富饒門戶鼎盛者人每驚而異之甚且羨慕而效法之是皆不知天之有記性者也

凡吏立身正直自能服人若動逞意氣故作威稜此怨府也

言行

逞意氣而作威稜意氣有時而平若使衙門胥吏倚附權勢吞噬無厭其為怨府也不知幾何矣

可以一出而救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為退避也但因以為利則市道矣同救厄解紛莫如在官之人所慮者以財利為行止全無公議包攬扛幫如虎生翼教揉升木禍胎怨府豈止市道而已

華彥良曰蛾之種類不一有一種名曰撲燈蛾似蝶而小夜飛見燈則撲之遂殞其軀夫蛾之撲燈向明而來初豈謂其害己哉必資其氣敵利其膏澤故輕身投之迨知禍則已無及矣解人胥吏倚勢作文舞文納賄將謂得財可以養家幾身命難保然則非理營逐早夜孜孜惟恐不巧者正其招禍取死惟恐不速者也與撲燈之蛾何以異耶

唐翼修曰凡為公門胥役者其處心積慮大約與屠業者相似初未嘗不具慈憫心積久便成殺機習慣則生意日微矣故有初入衙門猶有顧忌之念到老年便成滑賊良心漸滅殆盡又有自家當是好人大眾交誼竟墮惡道者蓋其平日狐假虎威自謂豪傑作用欣欣得意不知積孽多端不惟自身受之且禍延後代仔細思之亦何益乎休論其遠即觀目前害人過多索

詐恐嚇為鄉邑所側目。一旦身罹法網，懊悔無門。雖日誦經禮懺，亦無救於萬一矣。古云：明有王法，幽有鬼神。思之思之。人生必讀書

危言苦語，曲盡情態，可知身入公門，真人鬼關也。苟有良心，能不猛省。

府史胥徒，其未入官之先，未必不良善也。及一入公門，而口之所出，多非實言。身之所行，多非正事。蓋不如是，則不足以給一家之用何也。彼既已在官，則以公門為恒產，上不能讀書以求祿，次不能耕稼以謀生，次不能工賈以求利，八口之需，皆望於公門所出。使口必擇言，身必擇行，將終歲無担石之入。室人交謫，嗷嗷待哺者，誰為養育。勢不得不喪其本心，言不義之言行，不義之行，取不義之財，以給一家之用也。及取之既慣，則竟視為應得之物，無害於天良，而大肆其貪殘矣。同上

託業在是，必謂一錢不取，誠有所難。但取之有道，須是於理無碍，於心可安者，方不損陰陽。若一味貪婪，恃威嚇詐，但知飽身肥家，全不顧人死活，究之飲啄前定，非可強求。分外不能有一毫末之增，徒使罪惡如山，禍延妻子，孰得孰失，願執役公門者，熟思而審處之也。

顧亭林曰：漢武從公孫宏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吏，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祖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考滿者，限試一經。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為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為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樂五為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謀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

吳顧邵為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厲史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為史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日知錄

為吏用通藝明經之人。以其明理。而後可以任事。有識而後可以有為也。今之胥吏。未嘗非

曾讀經書之人。乃讀書時原為營求科第。徒資口耳。全無心得。一旦棄舉業。入公門。益視經

書為無用。其存心行事。雖顯悖經書。亦不及顧。術如何不壞。名節如何能立。顧先生此議

崇重學術。厚置胥吏。兩得之矣。

又曰。周官太宰。乃施典於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眾也。謂眾士也。輔府史。庶人在

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先王不敢以廝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同

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其間等

威貴賤。迥不相侔。而其事則皆數政理民。以輔佐天子者也。試看今日檄行。不曰該管官吏

則曰官參吏處。事無大小。有主持之官。即不能無承行之吏。苟明於陳殷置輔之義。吏益知

所以自重。愛而不肯知法。而犯法矣。

魏環溪曰。凡不義之財。不可以供神。不可以祭祖。不可以獻親。不可以貽子孫。不可以修家祠。

置墳墓。買書籍。惟濟貧救荒。施藥埋骨。修橋補路。庶幾可耳。寒松堂集

大凡胥吏貪財。止慮其不能取之。不慮其不可以用也。若知不義之財之不可以用。則貪心

自澆其已取而不義者。惟有為賑荒埋骨修橋等用。庶幾免悖出之患。可以免羞於末路也。

熊勉菴公詞。不費錢功德。例曰：隨事方便。不勒討兒賣女錢。不唆人興訟。不無中生有。

索詐。不撻制官長生事。不捺案。不妄引重律。牌票招牆字眼。不改輕為重。不嚇騙。

鄉愚。不生枝節。提人一夫到案合戶不虛。不唆盜賊。扳離家。不輕口嘈雜人。不乘危索騙。不

輕敗人體。不哄提人伺候。不受買囑。妄加鎖錮。不假公造語。陷人。不洗補字眼。入人

罪。入罪不下死。煞字語筆下趨生杖答不聚一處。不因無錢。狼刑。不杖人腿灣。不

浪費人茶飯。不破壞人婚姻。不叨準呈稟。不濫差人動眾。不重備刑具。不誣害良

民。不索鋪堂。不輕拿富家。不輕寫票收人監鋪。不輕票取人物。不通病人婦女到

官。不使百工經紀折本。不壞人功名性命。不離人骨肉。不驚動鄰佑。不獻惡法橫

徵酷比。不迎官意虐民。不使人饑餓。軫恤獄囚。於原差謬已赦罪犯。勿復提起。已

蠲錢糧。勿勒減銷。水旱請官早報災傷。設法賑濟。批回速請發。解到速請審。事屬賤

昧。或關閩閩。稍可緩。切勿送命。前件未完。勿挂後件。使人伺候。多送正風俗。興利除害

告示。失節事。無論貴賤。雖自擊必為辨解。節孝之名。不論依微。雖傳聞必為表揚。學使

時常清潔聖殿兩廡。常請勸修整齊。常稱人節孝德行。不輕傳劣跡惡狀。善堂

託身公門。欲其損財以利人。誠有所難。此不費錢功德。例中有等不取非理之財。而即可以

利人者。有本無財之可取。但於人所不經意處。略一檢點。人即受惠。無窮者。總之。皆未嘗費

己之財也。胥吏役卒。造惡多端。造福亦多端。其惡總不出此。每日自省。一過有則改之。無則

在官法  
加勉其為功德也多矣

孫可菴曰衙門中人見利不顧死生一得寵則不計利害官若假以詞色便到處騙人其門如市假勢橫行四民畏之如虎親戚亦氣燭逼人凡有身家之念者俱禮之為上賓大家宦俗俱畏之如蛇蝎而若輩揚揚自得目中且不知有天日又烏知有法紀士民切齒人言鼎沸甚可

畏也為政第一篇

又曰官有蠹役如書之有蟬

音淫書中白蟲

木之有蛀殘蝕既久書破木空書役弊竇孔多其弊也皆

其蠹也蠹國蠹民平時不覺一旦破敗投鼠而忌其器批根而動其枝官且難保蠹雖死何足

惜耶同

世上貪財害義種類甚多惟衙門中人則名之曰蠹以其倚勢肆毒而人不及覺也書蟪木之蛀生長寢食於書木之中藏身日固噬害日深未幾書破木朽蟪蛀同歸於盡幾見有書中之蟪木中之蛀而可以長久者耶為官者固不可藏蠹以自食為胥吏者亦何苦自居於蠹以速其死亡耶

鹿門子曰民之當恤者五正額之外復有加派加派之外復有預支朝廷未得其一胥吏已役其十其一此宜恤者一也舟車之外復有興作興作之外復有差遣朝廷未用其一官吏已役其十此宜恤者二也由是夜卧霜雪滴淚成冰夏冒炎暑揮汗如雨官從鞭撻伍長辱詈飢無餼糧渴無漿飲此宜恤者三也至若鄉居農夫身未履法堂目未睹官長遇公差則戰栗吞聲見里

長則倉官變色科派獨受其多力役先當其楚此宜恤者四也。鞭耨釋而倉空杆柙停而絲盡破膚裂指不免於寒沾體塗足不免於飢公門有舞文之吏里巷有剥脂之女姦終歲之勤不足以供諸蠹此宜恤者五也。臧述

官雖至暴必由胥吏助成其虐官雖至仁必藉胥吏施行其惠。試看此五者之擾民何一非經胥吏之手乎。噫民生困苦固望官能恤之尤望吏胥之肯恤之也。

天墮子曰胥吏作姦轉易字面偽移文卷空中遺害舌下流殃但知取利莫計傷人於是有死於筆端者有死於勞役者有死於會計有死於流弊者何其毒也此其事姦人皆優為而汚吏尤甚焉何則權勢之地法律施行無殺人之顯名有得財之實事是以恬不知悔也。上同

一字轉移攸關罪名出入吏之所以有權也以此權而生人則為福無涯以此權而殺人則造惡靡極是在人之善用其權。

又曰近世以來胥役之惡亦已甚矣。蒙蔽上官生事興擾逢迎附會票令紛紜而悉索之事逞焉由是假借官威恐嚇愚民何比比也。夫鄉野之農視官長如神靈見公差如鬼剎聞名胆喪望風假粟故里中之姦猾者常挾此以詐財焉况乎吏之銜命而往者其迫脅不更甚乎。為吏者苟能持平等之心捐詐誑之習懦者勿侵愚者勿欺待之以和顏示之以正路事可息則息之失可彌則彌之取無過索適可而止抑又何罪焉。若以迫脅為強未有不身遭刑戮禍及其家者也。上同

吏本無勢倚官之勢而橫行無忌迫脅愚民所謂狐假虎威者也及至身陷刑辟則已亦如俎上之肉釜中之魚向日赫赫之勢果安在哉能持平等心而隨處力行方便雖不以勢脅人人亦未嘗不敬服耳

靈璧子曰黠吏遇人不利之事或虛張聲勢或妄設變害或駕言危險或誑捏驚詐使愚者怯者顛倒術中而憂患恐懼之過往往死於非命不亦慘乎噫恐嚇之事常始於微小而究至傾人之性命則為害亦大矣予觀世人欲以恐嚇取財釀成讎禍分銖未及入囊而枷鎖先已繞項違天理觸法網何不自畏懼而乃恐嚇他人哉同上

鄉里愚民初入官衙心胆墮地舉目無親當此時出一言以相寬慰不啻春風旭日所舍是多此吏胥等不費之惠也無如公門習氣慣為恐嚇之態在己未必有益而於人大有所損且至釀成人命可不慎哉

鶴控子曰官吏張羅而待者訟也訟者既至則以為奇貨可居矣當公票未行而下吏爭在焉吏執其票則居然有司也躁跳之狀目不堪視囁叫之聲耳不忍聞虛張聲勢妄逞威風金多則諾金少則勃然而發狂及其伺鞫則奔走於階前伺候於公門拖累多人而釀殞煩費曠日持久而旅館蕭條茶居酒肆者處皆耗金之地內胥外役何莫非索鏹之人支吾東西而力罄逢迎左右而囊空稱貸求情市產悅吏一口之氣未伸全盛之家幾破矣同上

層層剝削諸般苦楚皆涉公卿愚所不能免之情境即承行胥隸所不可多得之生涯也

噫同此保守身家之念且皆同鄉共里之人究竟所得幾何何乃幸災樂禍至於此極耶

又曰刑獄之凶不獨無辜者當為憫其沈寃即有故者亦當憫其迫致或先事而周全之或臨事而詳求之曲原之或既事而矜恤之軫念之皆所謂憫人之凶也若謂自安之道惟在人死則懼凶者無所復望而不忍人之心亦幾乎息矣同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公門中所見無非呼天搶地鳩形鵠面之人仁心尤易觸發正當隨時體恤隨事矜全以盡其不忍人之心倘無辜者則憐之而有罪者則以為死不足惜猶非仁人之用心也

又曰官不持法公行私賂則姦者得以自操其權而法非朝廷之法矣出數十金以奉吏曰生則死者亦生焉出數十金以奉吏曰直則曲者亦直焉出數十金以奉吏曰曲則直者亦曲焉生死曲直不斷之以法而斷之以賂是生死曲直不操之官而操之自姦矣其害尚可言哉同錢去可以復來人死不能更活其輕重較然也今以數十金之賄而曲直倒置生死任意豈復有天理哉

河汾子曰入輕為重受賂之官時時有之而舞文之吏尤甚夫文卷獄辭掌之者吏也吏得讎家之利則改竄字句或有所索於其人而不足則誑捏辭語往往巧施毒手誣陷良民使聞者懼之名曰當路之吏將謂可以多金而致富耶夫毀人之肢體以肥己之身傾人之性命以利己之家是以心為戈矛而以筆為鋒鏑者也以心為戈矛則生氣絕矣以筆為鋒鏑則死機近

矣豈有不傾覆者哉上同

得讎家之賄而入人於死。因求索之不遂而入人於死。均為得財計也。此與強盜劫財害命何異。吏胥每日隨伺長官。詰治盜賊情事。既明。何賞不同。切公忿。以為法無可寬。豈知自己每日所為。即攫贖害命之正盜耶。願於直堂敘案時。回光返照。一發猛省也。

又曰。刁才猾技之夫。老於公門。熟於訟事。胆氣雄豪。膚股壯健。爭強於胥吏之驅。角勝於墻埤之對。行賄賂有偷天之手段。鬥機變有伏勢之神通。使高者畏憚而心惶。卑者匍匐而涕墮。切骨之冤。成於白日。沒身之憾。及於黃泉。廣施禍種。固結讎根。豈不危哉。彼以訟辱人而求勝者。何不監此上同。

摹寫積囊情狀。宛然如見。初入衙門人。不惟不以為監。而反從而效之。惟恐不似也。亦獨何歟。張惠菴曰。官府新蒞任事。必將前任事宜。更改一番。吏胥因得於中作弊。蓋此輩只利有事。不利無事。上生一孔。下鑽百竅。民之受害者多矣上同。

吏胥之樂於更改有事。名似急公。其實無非利於取錢耳。即果有利益民生之事。無如吏胥意在取錢。各各視為承行之出息。凡可以得錢者。無不千方百計以圖之。豈復計及民之有益與否耶。故衙門極好之事。而行之。只見擾害。不見利益。官固無能。吏胥更為可恨。噫。吏胥獨無人心也耶。

又曰。近時衙門人。砌款單。送匿揭。窩訪買。訪種種陰謀詭計。言人不少。天報有在。必無漏網。而自恃

僧謂佞佛齋可逃天譴豈神物亦庇姦而黨惡耶愚亦甚矣上

凡百陰謀陷害之事為吏胥者局外旁觀未嘗不議論其非無如一入官衙其時地可以害人其機智又能害人或快恩讎或圖財帛私心錮蔽天理滅亡惟恐其術之不工而計之不毒矣豈知害人者人亦害之悖入者亦必悖出官有王法人有公論豈能倖免為此種吏胥計與其佞佛齋僧益增罪過不如及早回頭改惡從善以贖前愆猶可挽回萬一也

又曰衙門迎合本官其貌似謹其事似忠其才似可用而不知處心積慮止欲借上以行其私也上同

以小忠小信結本官之心必以不公不法壞本官之事至於罪惡貫盈奸贖敗壞官受其累吏亦豈能獨免所爭者時有遲速不同耳

又曰自罪引他有借端索詐者有下水拖人圖報私讎者又有贓罪難完扳人幫助者此等奸弊問官全不審察而貪利之獄吏又或從中指導之皆天誅所不赦也上同

一獄之興本案拖累已自不少獄吏復指使妄扳轉轉蔓延甚有因一人而害及數十百人因一家而害及數十百家者即遇明察之官亟為開脫業已筋疲力盡身家難保矣豈不可恨史摺臣云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已不費力自謂巧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喜暗箭而造物還之以明箭而更不能防我喜借刀造物還之以自刀而更不費力然則巧於射人殺人者實巧於自射自殺耳願體

暗地害人而人不及覺借事害人而已不費力此等險惡行徑惟衙門中人為多一經破敗刑禍立至不啻自投羅網此正還以明箭而予以自殺也可畏哉

又曰凡人之為不善者造物未必即以所為不善之事報之而或別於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得禍甚酷此造物報應之機權也同上

衙門中人當有貪殘詐害作惡多端竟無所犯及至偶犯輕微較之平日所為不過千百中一二而業已家破身亡者世人就此一事而論或以為冤而不知平昔惡貫滿盈特借是以發其端此正造物報應之機權也試看十數年中耳聞目見者豈少耶

唐翼脩曰凶人貪冒無恥隨地必欲占小利而人亦畏之讓之獨怪終身所占小利必以一事盡喪之而更過其所占之數吉人守分循理不敢妄為而人亦欺之侮之故凡事受欺然冥冥之天必將以大福之事補之而浮於其所受欺之數或及其身或及其子孫歷觀往輒無不然者人生必讀書

占人利益而人畏之讓之莫如衙門中人遇守分循理之人而偏欲欺之侮之亦莫如衙門中人究竟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冥冥中自有分曉遠在兒孫近在身尚其猛省

又曰僅奪人之財而不殺其人雖有報應亦不極慘至奪人財而並殺其人未有不報之慘而極速者入於吾目者不止數十人又如官吏遇人犯法巧於取財開釋其罪不顧枉法其子孫之報亦止敗壞家財而已若貪而又酷以直為曲以曲為直不畏王法不顧天理奪財多害又

眾其禍未嘗不尤其報應未嘗不慘或至殺身滅門者有之凡此皆為財所使而得惡報者也  
世上原有奪人財而不必殺人者惟衙門中人既欲得財則必多方播弄設計坑陷雖置之  
死地亦不顧惜那復計及報應之慘且連耶

又曰獄官獄卒其意以酷虐不加則賄賂不入每借一二窮者酷加刑具恐嚇他囚彼豈無人  
性哉利心積慣使然也為府縣官者揀一個好獄吏最為緊要同

每聞衙門中人動曰打死狗與活狗看又曰不見棺材不下淚無非賣弄酷虐難狀之堪使  
人不得不賄賂不敢不賄賂耳此不獨獄吏也而獄吏更甚

又曰為善難而為惡易者莫如胥吏之輩與往來官府之人何也彼日侍官府之側便於進言  
有瑕隙者投戈下石之利端弊竇逢迎開導之甚易易也非有守之人鮮能自持者夫方其投  
戈下石逢迎開導之時幸以為無人知也人即知之以為莫我如何也於是肆志行之而莫之  
戒及其罹於法網也鞭笞刑戮上以致父母之憂而下以貽妻子之累辱莫甚焉即使王法可  
漏而天必加譴鬼必加責能逃於身而不能逃於子孫正恐報遲一日而更重一日也何如存  
心寬恕常循理法不假公道以濟私忿不開利端以害萬姓其獲福寧有量乎同

為姦猾描寫心曲為姦猾計慮後患更為姦猾尋覓出路與顏光衷所言同意而此更顯切  
著明也 有人論及案牘秘要答以一字訣曰刻謂苛刻則自己已有地步可以免過也此  
真一言而傷天地之和者也夫不論理之是非而惟以刻為能勢必事事從深處吹求則事

之難行。而人之不得所者豈少耶。即為自己地步。寬得而過則不失為君子。刻則天怒人怨。其得禍當更烈也。至於吏胥身居里黨。平日豈無私恩小怨。而事情一經其手。時勢有可以為遂爾昧却良心。因顧公論。操戈下石。深文曲法。易於反掌。雖快心於一時。終貽禍於異日。編中論公私寬刻之利害。而諄諄於吏胥。正此意也。

石天基曰。愚民無知犯法。正如瞎人走入深坑。未有不得禍者。而彼不知。是以可憫憫之如何。勸之而已。婉言開導。勸也。危言警戒。亦勸也。有勢力者。以勢力行其勸戒。有智巧者。以智巧行其扶持。全在不為利不為私。秉公處之。積誠動之而已。桐城姚司寇曰。人能勸一庸人為善。世上便多一個好人。勸一惡人為善。則世上少了一個惡人。又多了一個好人。其功更倍。故事

衙門中每日所見多愚而犯法之人。若肯作瞎人走坑看待。常存憐憫之心。常存勸戒之術。此中積德無量。一切倚勢作姦乘危肆害之事。自然不肯復為矣。至於勸化惡人。亦惟衙門中為最便。

又曰。朝廷申設律法。禁民為非。所以保全之也。每見鄉村愚民。胆小識淺。官法所在。凜如雷霆。刑杖所及。赫如鼎鑊。惟身處公門。見聞習熟。反視律令為閒話。安刑罰為枕席。辱父母之遺體。污祖宗之清名。豈非自作之孽。語云。懼法朝朝樂。即是此義。同上

衙門中人。日日以法律繩人。刑杖苦人。而自己反不畏法律。不畏刑杖。固由利令智昏。亦由習見生玩。身居其地。所宜猛省。

桂林陳宏謀榕門編輯

崑山葛正笏書  
長洲張鳳孫少儀  
同訂

臨川李安民書臣參校

法戒錄

蕭何沛人以文毋害用文也法能為沛主吏猶都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及高祖為

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丞相御史律

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病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沛公為漢

王何為丞相進韓信東定三秦何守巴蜀填錯撫諭告使給軍食漢王數失軍何嘗與關中卒

補缺上以此專任何關中事漢王即皇帝位以何功最盛封鄭侯食邑八千戶位次第一封何

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

為勢家所奪楚諡文終侯  
漢書

沛公至咸陽何不取金帛財物而獨收律令圖書當時似近於不急之務迨後沛公因得此

具知阨塞戶口強弱及民疾苦以此見何為吏掾時已具宰輔器識視爭取金帛財物何嘗

天淵耶至由刀筆吏而至相位極人世富貴顯榮而置宅必於窮僻訓後惟在節儉尤非富

貴中人也

曹參沛人秦時為獄掾注獄從高祖定天下戰功最多賜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勿絕孝惠時為齊相用蓋公齊賢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相齊九年國內安集蕭何嘗召入為宰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除為丞相史吏言深刻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卒謚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顛音也音也若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詞

凡為獄掾無不以警巧深刻為能者也參由獄掾為丞相擇吏惟取木訥謹厚而斥深刻務名之人則其為獄掾尚謹厚而惡深文已可概見宜乎繼何為相能使海內治安也自秦燔書坑儒之後學者以吏為師一時才智胥託其中迨漢興蕭曹輩佐之開兩京之盛治可見負傑出之姿者隨其所處自有建立可以表見也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史敬也郡決曹註斷決獄平惟文法者于公所

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

姑恐久累少壯自經死姑女告婦殺姑吏驗治拷問孝婦自誣服其獄上府于公爭之不能得

乃抱其獄具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

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倘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祭孝婦塚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

定國少學法于父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材高累遷光祿大夫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

學春秋身執經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事雖卑賤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其決疑于

法務在哀憐。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子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為廷尉十八歲後為丞相。封西平侯。七十餘薨。諡曰安侯。始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其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上同。

父子相繼為獄史。稍有以刻為能之心。其積惡流毒。豈有既極。今觀于公父子。自為椽以及居官。平反於疑。慈祥霽吉之氣。萃於一門。遂致封侯傳世。操左卷焉。孰謂刑獄非積德行善之地耶。

石奮。溫人。年十五為小吏。高祖擊項籍過河內。與奮語。愛其恭敬。以為中涓。館積功勞。官至大中大夫。恭謹無與為比。為太子太傅。列九卿子四人。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歲時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馳必執轡。馬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諫讓。諫責也。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訶訶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於郡國。雖齊魯諸儒實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子慶為丞相。封侯。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上同。

萬石君為小吏。別無他長。惟一生恭謹。並以此訓誡後人。享一門福祿之盛。吏之天性謹順。

者。但能循禮法。不敢倚勢作奸。即是有用受福之器。縱不能致位通顯。而保守身家。有餘矣。

公孫宏。菑川人。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負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宏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免歸。後復徵賢良文學。上策詔諸儒。擢宏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為丞相。封平津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宏身食一肉。脫粟飯。飯之不擊者。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年八十。終相位。同。

吏胥稍稍得志。便睥睨士類。食肥衣輕。務為驕奢。平津侯自獄吏至丞相。年已垂暮。獨能開閣招賢。以俸祿給故人賓客。而身自脫粟布被。依然寒素之風。可謂難矣。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為郡吏。州從事。廉潔通敏。下士舉茂材。為令。治行尤異。守京兆尹。新豐杜建為京兆掾。素豪俠。賓客為效利。廣漢先風告之。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終無所聽。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姦黨散落。風俗大改。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廣漢以和顏接士。其過待吏。恩勤甚備。推功善歸之於下。發於至誠。吏皆輸寫心服。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京兆政清。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同。

為小吏時即以廉潔通敏下士見稱可知後之樹立蓋有所本非僅恃智術為鉤距也

尹翁歸字子兄。涿河東平陽人。少孤為獄小吏。曉習文法。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稽察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官。

歸家。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

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設施。延年奇之。除補卒史。案事發奸窮

究事情。延年自以不能及。舉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拜東海太守。治明察。吏民賢不肖及奸邪

罪名盡知之。收取黠吏。憂民。案致其罪。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高第入守右扶風。選

用廉平吏。罰在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強。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補盜考成為三在公

卿間。潔清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其子黃金百

斤。以奉祭祠。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同

惟能公廉不受餽。故以市吏之微而不畏大將軍赫赫之勢也。及身為公卿。而潔清如故。家

無餘財。終始一節。豈非其砥礪者有素哉。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察廉為河南太守丞。為人明察內敏。又習

文法。然溫良有讓。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宣帝聞霸持法平。召以為

廷尉正。廷尉後擢為潁川太守。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令民

咸知上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細雜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

之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治道去其太甚。外寬內明。得吏民心。盜賊日少。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為丞相。封建成侯。曼謚曰定侯。同上

吏胥生長里巷。執事官衙。於民間之情偽。官司之舉措。孰為相宜。孰為不宜。無不周知。他日見諸施為。當更有條而有序。如黃公之治潁川。初若煩碎。而能推行無礙。其平素之講求於民生利弊者至矣。

文翁。廬江舒人。少為郡縣吏。好學。通春秋。察舉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成就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舉學官。師學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如之。為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吏民榮之。由是大化。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翁之化也。同上

漢初。天下未有學校。文翁首先創舉。專以人材為務。故為千古循吏之冠。邊方小吏。學成宦顯。為風氣所自開。洵乎無人而不可造就也。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桐鄉嗇夫。一解廉平不苛。以愛人利物為行。未嘗言辱人。存問者

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朝廷。故焉。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

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賜邑黃金百斤。奉祭祀。以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

其民愛我必羨我相鄉後世子孫奉嘗禮我不如相鄉民及死其子葬之相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起塚立祠歲時祭祀不絕上同

嗇夫之於一鄉其視之不啻一家故愛澤深長始終戀戀不置而一鄉之民亦思念之如祖父也吏胥以本地人管本地事所與交關者非其親友即係鄉黨果能存心惠濟與人方便不貪財而忘義不恃勢以作奸誰不感服即或好惡之口不齊而公道在人絕不至畏如狼虎人人欲得而甘心也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家世微賤方進年十二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吏遲頓銅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奇其形貌謂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述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讀經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以甲科為郎舉明經居官不煩苛所至其有威名後為丞相封高陵侯請託不行知能有餘兼通文法號為通明相同

小吏封侯雖骨相天生亦由立志不凡能刻苦自勵耳當其少年遲頓為人詈辱時大有動心忍性之益故為小吏而不足者為丞相而有餘也

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昌邑王淫亂敞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復徙為山陽太守渤海膠東盜賊並起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明設購賞開郡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

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吏民翕然。國中遂平。詔守京兆尹。召見偷盜首長數人。責其罪。把其宿負。新記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敬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跡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盡行法罰。袍鼓稀鳴。市無偷盜。後為冀州刺史。治盜賊亦有名。冢。

為鄉官。為卒史。於察吏捕賊情事。講求有素。故由刺史以至為相。皆以明賞罰。嚴追捕為首務。卒能使郡吏效命。盜賊屏息。此種經濟。謂其得力於卒史也可。

東郡門卒

守門

本諸生。聞太守韓延壽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

護從

一人後

至。勅功曹班疑議罰。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走。謁適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車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遂待用之。冢。

有才而無以自達。雖託蹤輿隸。不以為辱。吏胥日在長官之前。苟有一長。無不刮目相待者。故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門吏以敬父為急。而不避後至之罰。足徵其篤於倫理。知所重輕。韓公安得不肅然起敬乎。

侯文京兆。故吏剛直不苟合。孫寶為京兆尹。以恩禮請文。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督所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苴惡。以成嚴霜之誅。掾

部渠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致空受贖贖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贖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竇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等厚善時淳于長方貴幸與贖友善以穉季託贖文知其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有所問如此竟成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哈穉季而謹他事眾口謹譁終身自墮贖曰受教穉季問知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鋤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將命分當相值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趨禍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冏

穉季豪俠之勢足以傾動朝貴而於一掾吏畏憚若此不敢犯法惟文之立身嚴正有以奪其氣而服其心也不然鮮有不為其所用者矣

路溫舒家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為里監門監城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上善其言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子及孫皆至牧守冏

以讀書習善之人而求為獄小吏其立心必有所在所謂公門好修行也觀其尚德緩刑書言獄吏之慘刻囚人之苦楚曲折詳盡皆其為小吏時所身經而目擊痛心而疾首者以此為獄吏之照膽鏡可也

王吉字子陽瑯琊皋虞人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後為昌邑中尉王好遊獵馳驅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爭直得輔弼之義昭帝崩亡嗣霍光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謂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政事一聽大將軍燿未幾王以淫亂廢昌邑群臣皆坐罪吉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起家為益州刺史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宣帝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謂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又言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子駿為御史大夫孫崇為大司空封扶平侯同

子陽忠言讜論切中當時之弊儒而不迂吏而不俗經術吏治可謂兼之矣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兄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帝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以其課市媾夫求商媾夫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為眾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史州里聞之皆服焉舉賢良方正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實客為群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聖慚服武行部必先即學官貢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懇田頃畝五穀

善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為常後為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戶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人之善  
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  
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同

兄弟五人為吏倚恃聲勢以負租而有餘怒晉夫之督催欲以事中傷之好蠹行徑往往如  
此武獨能引咎反怨為德其器量固已不同異日之平恕含宏與進善類為名公卿始基於  
此藉非武也何氏一門五吏積惡可以滅身尚望其膏膺榮秩哉

何並字子廉平陵人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  
遷隴西太守旋徙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贖千金並使吏格殺之  
陽翟輕秩趙季李穎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殺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且至  
皆亡去並敕吏往捕之皆懸頭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  
至官舍數年卒子恢為闕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同

馭吏威嚴若此自為掾史時必能護身飭法不肯輕受一錢何司空之高其志節不虛也

焦延壽字贛梁人少貧賤治易以好學得幸梁王王供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吏察舉補  
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選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  
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同

人但知焦贛為治易名家有功經學不知其惠政在民竟同古之遺愛也可見讀書習吏相

需為用有志者可以勉矣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辭其父學經傳為京兆吏數年其得名譽為王氏五侯上愛擢為天水太守復以薦為廣漢太守後封息鄉侯列為九卿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老婦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樓君卿舍醫為吏更居侯門乃馳逐聲氣者也獨其厚遇故人始終無倦可以為法故錄之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初為郡功曹太守耿況其重之王莽敗更始光武立為帝改年更始使使

者徇郡國收況印綬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曰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

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取印綬帶況

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恂復與門下掾共說況歸光武拜恂為偏將軍佐光武定天下為潁

川汝南太守盜賊清靜遷為執金吾館後潁川盜起從車駕南征潁川百姓遮道請曰願復借

寇君一年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時人歸其長者卒諡威侯後漢

按光武中興與恂同時任命者尚有馮異賈復起郡縣掾吳漢傅俊起亭長蓋延起州從事

臧宮起游徼姚期起賊曹掾王霸起郡決曹掾任光起晉夫陳俊祭遵馬成堅鐔起郡縣吏

後皆圖畫雲臺即世所稱二十八將者也景運天開篤生名世而小吏且居其大半人才豈

可以流品限耶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  
遷為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詩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  
賜以綦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累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 畧省愛民役造作

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而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

臣繡起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同

從來公門中最多不平之事蓋止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止知有利而不知有義遂便是非倒  
置曲直不分人之含冤負屈者不知凡幾官衙無公道鄉里豈復有風俗耶杜君仕郡功曹  
獨以公平見稱其必無自私自利之心可知矣後治南陽而政化清平人歌眾母皆由此公  
平一念推之者也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言曰今天下  
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恐天下惶  
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徵  
為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  
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同

當更始時天下大亂使者假狼虎之威馮陵郡國有非情理所能喻者索君以門下掾奮不  
顧身救太守於刀鋸之下何其壯也又世字清明一為縣令堅臥不起淡然於功名爵祿之

間高致尤不可及耶。

馮勤字偉伯，景陽人。八歲善詩，其術為太守姚期功曹，有高能，稱薦於光武，除為郎中。給事尚書，圖議軍糧，在事精勤。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使典諸侯封事，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馬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尚書奏事，皆令總錄之，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司徒。同。

刑名錢穀，均為吏胥所事。刑名出入，動關身命，作福易作禍，尤易。故集中所載法戒刑名之吏為多。然錢穀之吏，雖止司書算，其中亦關國計民生，吏能下不欺民，上不侵官，以不取為與行不費之惠善矣。吏能持籌遠計，阻害未然，使百廢具興，一勞永逸，不更善乎？自古及今，凡體國經野，發政施仁之事，未嘗不從胥吏擇其中來也。馮勤之善計算，能使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由是爵賞均平，諸侯悅服，上無偏枯之澤，下無缺望之心，所裨於國家者，甚大。宜其賜侯爵，遷司徒，以報厥功也。要其一生所得力，不外「在事精勤」精則凡所措注，鉅細不遺，勤則不畏煩難，始終無懈，而「精勤」二字，又須從公字來。願錢穀之吏，毋徂目前之小利，而忘久遠之良圖也。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為郡吏，隗囂聞林志節，欲用之。林終不屈光武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其悅之。賞賜加厚，建武中，郡臣請復肉刑，林奏以為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刑罰多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為大司

杜君以郡吏而博洽多聞隗囂欲用之終不為屈可謂有識有守者矣肉刑一奏議論正大千古不易郡吏中有此通儒宜其屢被超擢多所建立也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嘗與甲冑擁衛親族捍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重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為洛陽令外戚斂手莫敢犯法遷南陽太守後徵為太尉遷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同

以新莽滔天之勢而一亭長敢擢其鋒雖貞育之勇不是過矣至其擁衛親族必盡其力規諫太守務盡其心又何其忠且仁也其為令而使強戚奉法則亦無忘亭長功曹時之素志耳延誠下吏中人傑也哉

虞經武平人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為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孫詡字曰升卿詡立功名仕至司隸校尉同

為善之報千古不爽而公門中陰德響應尤神虞公以于公自比而決其後之必昌非有計

功之心。正以默證其平生也。孫之功名貴顯。果若操券而得為善者。不當益駭其願力耶。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少介然義行。久宦不達。建武初。為京兆市掾。每見詔書曰。此聖主  
也。吾行且遇時。眾皆笑之。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得見帝。問政事。稱旨。拜會稽太守。禁  
淫祀。屠牛。身自斬芻飼馬。妻躬執爨。每受僇。裁留一月糧。餘悉贖貧民之貧困者。後守蜀郡。  
吏有鮮車怒馬者。皆罷遣。吏選孤貧志行之人任之。蜀政清平。所在吏多至九卿。事肅宗為司  
空。在位以貞自稱。雖天性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論議常依寬厚。奉公盡節。壽八十餘。子頡。曾孫  
種。官居官。世稱廉直焉。同上

市掾。主市肆之貿易者也。方販夫賈豎之為伍。而慨然有用世之志。其自負固已不凡矣。觀  
其見詔書而自喜。早有不容已於斯世斯民之念。至其天性峭直。而又疾俗吏苛刻。議論常  
依寬厚。則深得為政之大體者也。

應奉字世叔。汝南人。少聰明。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  
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為武陵太守。慰納叛蠻。興學校。舉側陋。政稱  
蠻俗。遷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貴戚。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同上

口說數百千人。姓名罪狀無一遺脫。以此聰明體察獄情。何情不得。觀其後慰納叛蠻。興學  
校。舉側陋。足知其聰明而不苛刻。誠哉為一代名儒也。豈可以郡吏少之。

周章字次叔。南陽人。為郡功曹。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

欲謁之。童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童前拔佩刀，絕馬鞅，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意舉孝廉，歷官司空。同

趙承權貴，惟恐不及為官者，類然。況於吏乎？周君以正義責其太守，後竟以此免禍。其識遠矣。剖符千里，居之者不自重，而屬吏兢兢焉惜之。此其所以終為大臣也。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為郡功曹。太守鄧融為州所案，范知事謹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東至洛陽，變姓名，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也？范訶之曰：君困危替亂，邪語遂絕。認不相識者

訶止之，不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軍，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

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殮之，顯宗大怒，召范詰責。范叩頭曰：臣愚憊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貴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焚火營中，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范令軍士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向雲中。後頻歷郡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作女以防火災。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儲平生無孺，今五

袴同

漢世最重名節屬吏之於府主分若君臣情同師友多有患難周旋蹈死勿顧者後世相承以貌相御以術苟一日去其官則羣吏視之若路人矣如叔度諸人之風真堪砥礪薄俗也鍾皓字季明潁川人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以篤行稱同郡陳實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可實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同

鍾姓世善刑律至皓以篤行稱其為郡功曹亦必明於刑律不高深刻善於平反者也觀其臨辭薦代惟在仁恕忠厚之陳實而李膺亦有至德可師之歎孰謂司刑者律傷於厚德耶吏之習刑律者當以皓為法

陸績吳人字智初仕郡戶曹吏時歲荒民饑困太守尹興使績於都亭賦民餽粥績悉簡闕其民訊以名氏興問所食幾何績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績辟為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事連尹興徵詣廷尉獄績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詣獄就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績母至京師無緣與績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通之績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績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績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績曰母常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陰嘉之上書說績行狀帝即赦

與等事遠鄉里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襄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同。

于簡閱饑民見其才。于辯證太守見其義。于泣對母會見其孝。雖終於掾史。而百世之下。猶令人咨嗟歎息。想慕其人也。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擢用善人。不伐其功。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施於屋上以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得

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事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

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同學友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同

濟人死罪。本無望報之心。罪者酬之以金。至默投於屋間而去。意亦誠矣。至得金之日。而其人已死。不得已而受於義。無傷也。竟付之縣曹。若斯人者。方是一介不取。誠心為善。不但吏

胥中罕有其儔。即士大夫亦不多覩耳。

仇覽字季智。陳留考城人。少為書生。溫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滿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就學。其剽輕浮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詭覓告元不孝。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

母何在在我廷。化我鳩。鳩所生。同。

十里曰亭。亭長之職。與今之圖書總甲等耳。而意在勸人為善。卒能使不孝者感悟。復歸於孝。居然收興行教化之益矣。彼託身公門者。其可以導人為善。當更易於亭長。奈何不以此為勸善之地。而徒以為漁利之數也。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仗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鳩其母。列訟縣庭。嘗知枉狀。備言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謝病去。婦竟冤死。郡中連旱二年。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丹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嘗而海出珠寶。先時宰守並多貪穢。珠遂徙於交趾。郡界嘗到官。革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被徵當遷。吏民攀車請之。嘗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同上

三世死節已難。三世為吏而死節。尤史冊所罕見也。嘗之為吏。以申冤理枉為汲汲。至以去就爭之。此知有公不知有私者也。其居官也。廉靜愛民。異蹟表著。如嘗者。可謂世濟其美矣。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有至性。年十二。喪父。號慟。喪禮過成人。待弟不友。愛恭欲先就。丕名。託疾不應舉。丕舉後。乃為郡吏。謹避不為名。高勤習吏書。言動不苟。後拜中牟令。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民有爭田者。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皆退而自責。以田相讓。教化大行。吏人懷服。望不入。

境雖不憚人童子不獲生號稱三異徵為侍御史遷光祿勳遷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  
為吏而不為利動已是難事今並不求名高其立心可謂純正矣異日中年之化有以乎童  
賢而格昆蟲皆由於此

任延為武威太守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  
雅之士同

掾史子孫所耳聞目見無非刑名法律之事故才者習於深文不肖者作奸犯科無所不至  
不復知仁義忠信為何事矣任公皆令詣學受業正欲以詩書導其善氣也豈徒慕儒雅之  
虛名乎

王煥字稚子廣漢郿人少好俠任氣力晚而折節敦倫學習尚書讀律令畧舉大義為太守陳  
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和帝問寵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曰臣任功曹王  
煥以簡賢選能主簿鍾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煥由此顯名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  
積為人患煥以方畧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終無侵患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  
猛之旨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厭震羣疑病卒百姓致奠以  
千數喪歸經宥農民庶皆設槃案於路詔以其子為郎中鍾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  
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畧收捕萬餘人顯憫其困窮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至長樂尉同  
古以任用功曹為賢今以聽信胥吏為戒非時勢有不同吏胥之賢不肖相去懸殊且稚子

在官法錄 卷二  
公平正直。自其為吏而已然矣。今之吏胥。苟有公平正直如稚子者。豈非官司樂得之所任用者哉。官司得一公平正直之吏。何患不能坐致治理哉。然則使官司不敢任吏。而防閑惟恐不至者。固非盡官司之故也。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兒嫂。有閒暇則以學文。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官民並豐。東無姦盜。邊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同。

開倉賑饑。不惜一身以救百姓。其任事之勇。皆動於心之所不容已也。具此一副熱腸。其為功曹時。利濟當復不少。

童恢字漢宗。瑯琊姑幕人。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策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輒隨方曉示。若稱職行善者。皆賜酒肴以勸勵之。耕織種牧。皆有條章。一境清淨。牢獄連年無凶。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同。趨炎附勢。人情類然。吏胥尤其。當府主有事之時。人去之惟恐不速。童獨挺身營救。及事既得白。舊吏稍稍復來。而童竟飄然遠引。此種節概。當與魯仲連一輩人。頡頏千古也。

吳良字大儀。會稽臨海人。初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論太守稱功德。

良於下座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謠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譙罷。轉良為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後遷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微時譽。同

大凡掾吏率多諂事長官。且惟恐長官之不受諂也。吳君侃侃數言。足以愧邪佞之心。而振士夫之氣。異日立朝風采。即此可見。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頗受禮。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同

惟恐兄之以贓敗。而身為傭。作以給其求。卒能感悟兄心。改行自好。此千古悌弟也。為吏坐贓。終身捐棄。此言至為痛切。今之胥吏。無不嗜利者。當以此二語時懸心目間。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父親謬為縣吏。得罪於令。將殺之。恢年十一。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篤志為名儒。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罪歸。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眾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第五倫代融為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諸公多其行。連辟之。皆不應。後徵拜議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同

恢年十一。而能號泣救父。其至性有過人者。平生剛方正直之概。皆踐履篤實中醞釀而出。豈好為名高者哉。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為縣功曹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傳辭不肯受從事瞿然而止後舉孝廉除陰平長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拜楚郡太守出冤繫者四百餘家為河南尹政號廉明為司徒數年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未嘗不噫為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子孫世為三公同上

為人致書似無關於大節而斷然不苟如此平日豈有受請託通貨賂以營其私者哉後為司徒正色立朝乃心王室天子大臣皆倚以為重可謂社稷之臣矣何掾史中之多人傑也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為縣門下吏父有財三千萬及卒嵩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交通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譔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譔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耶譔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詔嵩於庭辯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為益州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依服漢德轉遼東太守擢度遼將軍入為司徒嵩並京邊人咸為發喪匈奴聞嵩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同上

異士不在山澤而於門下小吏中得之足為晉曹生色人果抱負非常何患風塵中無物色

彭修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仕郡為功曹始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為盜所劫修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太守以微過收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太守怒掾史莫敢諫修排闥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太守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耶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太守遂原意罰當獄吏罪後州辟從事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營中修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為彭君降不為太守服也同

始遇盜而得全後遇盜而竟死何遭逢之不幸也觀其落落數言悟太守於威怒之下其才識有大過人者身雖被害而賊徒感動因以降散功亦不小矣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賦罪遣部從事薛安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拷掠五毒參至端與手足皆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主者以狀白安

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

以此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就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郡鬼殺汝於亭中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表其言解解釋郡事徵還京師

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同

就於太守未必有知己之感而為之備受五毒窮極酷慘始終無撓此必有見於太守之被誣不敢愛一身以污官長也看作不畏刑掠不過強捍之豪徒看作主持公道誠哉仗義之奇士也為胥吏者可以奮矣

順帝時吳祐為膠東王相魯夫孫性私賦民錢易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此何忍欺促歸伏罪性懼詣閤持以自首祐屏左右問故性具陳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遂以衣送之同

孫性之私賦民錢專為父易衣與好貨財私妻子者迥別所以一聞父命即悔罪恐後亦見孝弟之人易於自新也至世俗遇子弟以財物上其父兄者但知喜悅安問物所從來性父之怒可謂教以義方矣

後漢鄭產零陵人為白土鄉魯夫時民家產子一歲輒出口錢以故貧家鮮有舉子者產勸百姓勿殺子口錢皆為代出郡縣具以聞口錢因得免改白土曰更生鄉楚國先賢傳

代出口錢猶屬利濟之常民間因此而不殺其子且復得免口錢其利濟豈復可量魯夫之俸其微產為此舉蓋見夫一己之窮乏不足惜而一鄉之赤子深可憫也改白土為更生鄉流澤千載足稱不朽矣

李卻字孟既為漢中郡戶曹掾時大將軍竇憲內妻郡國俱往賀漢中太守亦欲遣使卻諫曰

實氏恣橫危亡可立俟矣。屬明府勿與通。太守固違卻。乃請自行。故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已誅。諸交通者皆連坐。惟太守以不預得免。後漢書

始則力諫。繼則自行。委曲以全其太守。何識之遠而義之篤也。自來胥吏於官遇此等事。承命恐後而已。如此者有幾人哉。

陳實字仲弓。潁川人。少為吏。給事縣庭。有殺人者。同縣楊吏疑是實。縣官遂連繫實。考掠無驗。乃出之。及為督郵。實反密託許令禮召楊吏。由是遠近咸歎服焉。轉功曹。除太邱長。約已清靜。百姓安焉。本司行部吏慮有訟者。白實欲禁止之。實曰。訟以求直。禁之將何申。不可。亦竟無訟者。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實乃獨往弔焉。後捕誅黨人。讓感實。故多所全宥。實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至乃歎曰。宜為刑罰所加。勿為陳君所短。有盜商入其室。實起目整拂。呼子孫訓戒之曰。夫人不可不勉。不善之人。未必皆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實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此當由貧困。故因贈以絹二匹。及黨錮解。每三公缺。連徵不起。卒年八十四。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同陳仲弓居鄉。則以誠感人。為吏則以德報怨。居官則約己安民。申理冤抑。是一生以忠厚之心。行方便之事。故患禍不侵。終其身享忠厚之報也。今人一充吏胥。輒思遇事生風。睚眦必報。以逞在官之勢。要聞仲弓之風。能不愧乎。

許邵字子將。汝南人。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璜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

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令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品也邵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邵邵不得已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悅而去邵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其叢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同上

許子將一郡功曹耳未嘗有賞罰予奪之權而能使聞者改操飭行當時奸雄如袁本初曹孟德皆畏其指摘以一言之品題為重若此其平昔之端方正直可想矣人苟能言規行矩雖為吏也何懼不為人所信服耶

魏咸熙元年鍾會伏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屍司馬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於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復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宏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綱

不忘府主之恩冒死收葬忠義皎然其言當理切情不卑不亢故雖奸雄聽之亦能轉怒為喜也

晉應余字子正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山民皆叛余與太守東方表並力得出賊便射表余

以身當前被七創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指太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殞歿無恨因仰天號泣

淚下如雨賊見其義烈釋表不害捷綱先

患難之際太守不能自全而功曹能全之皆由平日積誠可以化暴而免難不在勢位之有無也功曹可謂不負太守矣

陶侃字士行潯陽人早孤貧為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坵音堪鱉音鱉遺母母封鱉及書青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以范逵薦為郡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後以軍功封侯為江夏太守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侃被杜弋平王敦威名日盛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蘇峻作逆侃為盟主討平之封長沙郡公都督八州軍事年七十六薨諡曰桓侃性聰明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聞外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君子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為宏達耶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如此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倍之若非理得之則切勵訶辱還其所儻在職四十一載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數千里中道不捨遺郢楚間刊石畫像以祀之晉書

為吏而不私一鮓則大者可知殿後身處富貴奉饋者必問其所由侃之廉皆母教之於為吏時者也跡其功業炳赫謀無不成動無不利總在一勤寸陰之喻樗博之戒誠苦口之良藥矣為吏者既學其廉又法其勤何患不能遠到哉

晉陳留為大郡。號稱多士。瑯琊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小吏迎之。澄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二人皆陳留名士。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人如此。坳衡鑿者。當以人重。不當以位重。為小吏而平日留意人才。不慕權位。識高王澄一等矣。惜姓氏之不傳也。

褚碧。潯河南陽翟人。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為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坳

胥吏之小有才者。未有不以迎合官府為能者也。褚君素稱幹用。而致觸令之怒。其不肯以是為非。阿諛取悅。可知矣。大器終當晚成。自比榱椽。豈虛語哉。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本兵家子。少為縣小吏。質直少言。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卞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亭。亭傳者。如亭之驛卒。有祖秀才者。在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祖稱之於令。即召為門下史。使就學。從令至洛。得入太學。為尚書令史。至并州。刺史所歷皆稱職。坳

以兵家子而通文墨。其好學可知。不為功曹執燭。又見其風骨之矯矯也。其後卒以學受知。得大展其所學。可見人惟懼其不知學耳。不懼其屈於下吏為人所辱也。

桂林陳宏謀榕門編輯

崑山葛正芳楷書

長洲張鳳孫少儀 同訂

臨川李安氏書臣參校

法錄下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吏補萬年法曹高祖武德初上書言事至誠慷慨據義懇切絕無所諱帝大悅以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後累遷大理寺卿出為陝州刺史致仕始伏伽拜侍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卧於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問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伏伽與張元素在隋時皆為令史太宗嘗問元素官立所來深自羞汗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唐書

以小吏得微職能於上前慷慨論事不畏逆鱗則為吏時必能主持公道扶植善類不肯顛倒曲直陷人於罪罟者也及驟膺寵命喜色不形廣坐陳說往事不以小吏為諱由其胸襟遠大自立不苟惟覺吏以人重而人不以吏輕耳

張元素蒲州虞鄉人仕隋以令史為景城縣戶曹寶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也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釋之入唐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帝稱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中發卒治

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元素上書極諫。帝即詔罷役。賜綵二百疋。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累遷右庶子。後以鄧州刺史致仕卒。上同

張公見執於賊。而邑人號泣請代。至于餘人。其言曰。無殺清吏。曰善人解體。則其治令。吏以及為戶曹。其廉而且惠。有以深入人心。可知矣。至於幸東都。造洛陽宮殿。是舉也。勞民傷財。不可勝計。元素極諫止之。所全不少。宜乎魏鄭公歎其為仁人之言也。吏苟能不貪財賄。有恩及人。則患難可以全其生。得志可澤及于人。吏亦何憚而不為此耶。

湛責為郡吏。其妻與彭伉之妻兄弟也。伉登第。妻族賀之。坐上皆名士。獨飯責於後。聞責自是悔悟。發憤攻苦。後擢上第。伉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墜驢。因名其橋為湛。即橋。林

湛責亦所稱有志之士。故能因一坐之屈。而悔悟發憤。至於登第也。最可笑者。彭伉與湛本屬戚誼。乃因其為郡吏。而侮慢之。繼聞湛第。至于失聲墜驢。何其鄙陋無識。一至於此。是以戒世之輕棄吏胥者。更可以勵吏胥之能自立者。

柳玘謫授瀘州郡守。渝州有牟磨。音如秀才。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請。見柳獎飾甚勤。子弟以為太過。柳曰。巴蜀多豪士。此押衙之子。獨能好文。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譽。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智

人之聰明者。不趨于正。則入于邪。以押衙之子。粗知大義。必獎進之。以冀盜風之漸減。况府史胥徒。類多機警。而知文者為之。如能誘之以道義。使歸於良善。公門中多一行善之人。即

少一作好之靈豈不美與史之知文者慎無輕自棄也

陽城字亢宗夏縣人少好學負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後為諫議大夫以直言貶官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時賦稅不登觀察使遣判官督賦甚急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遂自繫獄判官大驚去語

欲竊讀官書而求為吏其好學何如者為諫官則直言為刺史則恤民皆從讀書明理中來今吏胥之素通文理者公事之暇盡可披覽卷帙以長其識見即或不能讀書而官衙所事凡關典章制度人心風俗者肯一虛心講求其有裨於實用不少矣若視為附勢營利之藪則壞心術而辱身命豈不可惜

裴晉公為盜所傷刺隸人王義扞刃死之公乃自為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有三補國史

裴公一代名臣其傷而不死雖有鬼神呵護亦賴隸人之扞刃不顧也士大夫身膺顯爵沒沒無聞者何可勝數王義一廝養之卒宰相視祭之進士爭傳之身後之祭若此人之顯晦寔在勢位哉

王藻潼川人為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之因遣婢餽猪蹄十蠻及歸給云送三十蠻藻怒酷掠之婢不勝痛誣服遂杖逐之妻告之故因曰君日持錢歸我謂必贖獄而得始以婢事試之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切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覺然大悟汗流浹背因

題壁曰。枷杻追求。只為金。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即棄家學道。  
後賜號保和真人。臣鑒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人根器固好。亦賴賢內助之善於點化也。世有昧心。取利剗他人之肉。以供妻子之歡。而妻子亦且喜其夫之善。子攫取共圖安飽也。豈知其所從來。有大不忍言者哉。

汴州白岑。有發背方。甚驗。自云得之神機。每治一疾。必索厚酬。有驛吏張好古。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數十金。岑不以真方授之。吏瘡疾不效。後岑為虎所食。有一小囊遺於路。適好古奉差過此。拾得之。真方在焉。始知向日之假也。言行靈藥

好古為吏。肯出重價買藥方以救人。則亦公門中之好善者也。至于白岑。以一藥方而得重價。尚以假方給之。會餐無饜。虎噬之報。亦云巧矣。囊遺真方。所以報好古也。好古因此可以救人矣。噫。人有不得已之急難。到官時求主史秉公一言。剖白周全。不啻病者之求方。乃或受其財而不告以實。其人之飲恨何如。恐亦不免虎噬之報也。

有人因他適。回見其妻被殺於家。但失其首。奔告妻族。妻族以壻殺之。訟于郡守。刑掠既嚴。遂自誣服。獨一從事疑之。謂使君曰。人命至重。須緩而從之。且為夫者。誰忍殺妻。縱有隙而害之。必為脫禍之計。或推病殞。或託暴亡。今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請為更讞。使君許之。從事乃遷此繫於別室。仍給酒食。然後遍勸在城。件作行人。令各供近來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文牒既

而一而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乎中一人曰某子一豪家舉事共言殺卻一奶子於牆上鼻過凶器中甚似無物見在某坊發之果得一婦人首令訴者驗云則云非是遂收豪家詢之豪家欵伏乃是與婦私好殺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婦衣衣奶子身屍而易婦以歸畜於私室其獄遂白

智

凡獄官司或難驟明從事者從旁推助其疑似虛實無不悉知第恐以賄託之有無為出入耳此獄情事甚幻從事一片公心為之推究卒能昭雪奇冤豈非千古一大快事哉念人命之至重仁也知案情之非實徧訪作行人而得其首智也不阿順本官而救其枉斷之失忠也一事而三善備焉求之士大夫有不可得者使君亦何幸而獲此也惜其各姓不著耳嚴求微時為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曰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及求登公輔卒歿既久其子候謁嚴門嚴贈擔石束帛復遣家人贖黃金數十斤伺於逆旅間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為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

通轉

故官之子薦一官而厚贈之不負所託已屬高情至謝且請謁尤不欲以德自居也具此識量自是公輔之器豈有埋沒于椽屬者耶

陳恕字仲言南昌人少為縣吏折節讀書成進士除大理評事通判澧州吏多緣簿書乾沒為姦如蓋摘發其弊以強幹聞為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

耕寇至則戰今之戎事皆以募致衣食仰給鄉官右使之父持兵禦寇春執來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拜鹽鐵使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御史將立茶法恕使商人各條利害列為三等曰下等固滅裂無足論上等計利刻深此商賈之事惟取中等兼濟公私稍裁損之可以經久于是著法財貨流通真宗即位加戶部侍郎命條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因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後三司使丁謂上景德知貢舉薦王曾為首以疾求解任薦寇準自代準為三司使檢校前後興軍事算成一冊及鐫其舊榜詣恕第判押自是計使迭循其舊貫卒贈吏部尚書恕多識典故精于吏理前後掌計柄十餘年人莫敢干以私云南昌府志

恕為縣吏折節讀書成進士則凡給事縣庭之時無非讀書有得之地即事即學已與尋常為吏不同更與尋常讀書不同矣觀其歷仕除簿書之姦弊論兵農之相資雖有心計而茶法惟取中等同民利也雖司府庫而奉詔不言充實沃君心也舉薦皆一代之名賢興革為三司之法式有體有用宜古宜今非為吏而兼讀書焉能如此人母謂吏可不讀書而讀書無裨于吏也

李處厚知廬州值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馘及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吏也知驗傷不見其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織同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夢溪筆談

此老吏事非切已肯獻驗傷秘法使危者得伸其存心亦厚矣身當職役者何可不細心體察反從中得賄混行捏報耶。

相府書吏張日新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詔有曰國勢漸尊兵威已振日新時在學士院為筆吏仍兼衛王府書司密白衛王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隣國不當素以為弱也衛王是其說遂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勳帝胥亦有識義理者文字之不可不檢點如此癸辛雜識

一字推敲深關國體其識見高于玉堂學士矣其裁吏之不可不學也

黃鏞充泉州解試官校文日有一卷點落畫寐忽夢一老嫗言且夫曾為州司推赦吏嘗活二罪囚有此陰功故上帝勅吾孫當預鄉薦今其卷已攜在案上矣早起卷果在案弔後二場看則能果可取因取充數及揭曉視之亦甚平平也迪吉錄

能於無辜者死裏求生則應舉者自當失而復得此天人感應之理非故神且說也

梵公宋時為邑皂隸邑令刑峻杖責血流方止公用葱貯血匿杖中杖易見無受杖者多因得活一日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大異之梵公亦遂置皂隸不為修煉山中後為大神必讀書

皂隸以敲朴為役其術不仁且矣然苟心存救濟其陰德反多于尋常之人謂必擇術而後可以為善畢竟不肯為善耳

王贊澶淵人為檢校吏遷本州馬步軍都虞侯周世宗鎮澶淵每旬浚囚贊辨析中理問之知

其嘗事學問即署右職旋領河北諸度使五代以來姑息藩鎮有司不敢繩以法贊所在發姦伏無所畏忌振舉綱領號為稱職宋史

史論曰王贊奮跡小校有奉公之節繩姦列郡不畏強禦皆由其學問之有素也孰謂吏胥不當學問哉

何比子字少卿宋時汝陰人經明行修通律法為汝陰獄吏每懲啟邑宰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為丹陽縣尉多方矜恤獄無冤囚人稱為何父政和間家居有老嫗來避雨于懷中出一菜凡九百餘葉謂比子曰君家世有陰隲又治獄平恕子孫佩印綬者如此數言畢老嫗忽不見後子孫累世科甲爵祿榮顯一如老嫗所言丹桂

以經明行修之人而為獄吏又通律法必有求生不得然後死之之意與非理縱舍者有別宜邑宰之見信而全活者多也為吏且然及為縣尉矜恤平反者豈可勝道亦世籍縷之報理也孰謂獄中非造福之地吏胥非行善之人耶

張慶汗人為省司獄矜慎自持日親掃獄舍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人罹于法甚屬可矜況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加矜恤則罪人何所倚賴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囚有受枉者為之緩詞請釋獄中多獲保全每重囚就戮為之齋戒誦經一月一日專病已歿復甦慶年八十二無疾而終六子皆顯必

漢周勃數獄嘆曰吾嘗將十萬軍安知獄吏之貴又司馬遷云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

心惕息可見人到獄間生死之權半操于獄吏此地能矜恤保護陰德最大張君矜恤獄囚無微不至可生者緩詞請釋已死者齋心誦禱獄地有此生全實多後之夫婦壽考子孫行慶夫豈偶然凡吏卒有管囚之責者不可不學其居心行事也

處士蕭昶音陟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吏語當道不合即引力退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

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愕釋去史元

府吏之于當道多趨迎之恐後乃以語不合而引退其志超過人遠矣三十年力學使盜賊聞名而畏之當非偶然使當道能用其言留之府曹中人之感而為善者豈少哉

許衡號魯齋當元時徭戍緊迫其舅氏適典縣吏魯齋從授吏事參擬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父之以應辦宣宗山陵州縣追呼旁午魯齋代舅氏分辦因報政方怒舅氏不敢見先生代為應對及還歎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續

魯齋先生繼孔孟之傳倡明正學配饗廟庭乃其少時亦嘗從授吏事人固不可以流品限也觀其參擬名義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以平執政之怒于群吏中早已鶴立雞群矣太息一言純是萬物一體之心後來希聖根基已具于此凡百吏胥中當自問有此心否有則宜提醒之推廣之母使為利欲所漸滅也

黃翔字孟翔新建人通春秋工屬文元末棄舉業為廬陵郡掾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于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相鉤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翔言安城

士豪暴甚州縣畏之。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違。同列憎胡木強強。嗾使行。豪樹柵自固。胡

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胡叱曰。汝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反。但汝足稍前。即

割汝腸矣。胡曰。汝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滅族耶。少年色動。胡挺身呼而入曰。汝即殺我

少年。皆投刃走。胡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求解。且誘以重賂。胡佯諾之。與俱來。置諸法。人

見胡。咸執手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間。大盜起。斬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吏。散走。胡獨

立孔子廟堂。盜獲之。知為府椽。強之仕。使行官書。胡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于賊耶。盜

怒。反接於樹。樹着歷也。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不從則血。流吾刃矣。胡大罵甚。於初

賊砍首而去。宋學士景濂為作弔忠文南昌府志

事有違碍。輒與上官力爭。必如其言。而後已。惟其理之直也。眾人置之死地。而毅然竟行。制

豪惡如犬豕。惟其氣之壯也。骨鯁本于性生。忠義蓄于平日。卒之見危授命。殺身成仁。大節

皎然爭光日月。當日之二千石長吏。對此能不愧死。

徐熙為成都吏運使。李之繩專掩骼埋骨。積至千萬。熙共勤宣力。有金華街王生。死而復甦。述

見冥官云。上帝鑒李之繩德。遂枯骨。注充顯仕。徐熙襄力者。榮與一子及第。後李三任御史中

丞。熙子果及第。感德事

官司行一善事。率皆藉資于吏者也。當時李運使之吏。甚眾。肯宣力此舉者。獨徐則徐亦有

心人也。為吏者無日不欲為官。宣力但祇假虎威。營私害公。適足以賈禍受殃也。何不留意

于此等事為積福種德之計耶

吉州城內徐姓遣婢送金釵還人婢插頭上中途墜地城卒李姓拾之因隨婢行觀其所之婢入人家倉皇即出至江邊欲投水李急呵而問之婢曰主母性酷道命送釵還人中途墜失必遭筆斃不如先死卒還其釵婢感謝後婢嫁梅林渡村民為妻一日卒將登渡婢力挽到家沽酒款之忽聞渡口喧噪出視之渡舟溺人俱死李卒以留故得全感德事蹟

一守城窮卒耳拾釵不取復尾隨而還之原有一段扶危濟困之心不僅于見利不取而已若李止於失金之所坐待來索而婢又不知釵失何處婢命之亡也久矣其後款留酒食不過尋常之報施竟成拯溺之大德為善之報抑何巧耶莫謂窮役中無善人也

豫章大 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方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飢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汝所食因涕泣告以故里長急傾其飯而埋之曰若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負歸以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持金還之里長曰吾負人安得此銀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讓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言行彙纂

胥役持片紙下鄉百端苛索雞犬不寧豈知貧人之苦至有求生不得者乎若不因索飯噉破傾而埋之一家命盡里長亦將受累矣里長中多有與胥役朋比為奸吸民財物獨此里

長憐貧救死又委曲贖以多金里長固非常人而鄉民雖極貧不肯昧金亦屬難得故兩人皆化災為福也

劉敏河間府肅寧縣人為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出市蘆葦且載于家而後入錄事妻以蘆織席驚以奉母人或啗亡以絹帛瓦器遺其家者敏懸于梁俟其復來竟還之為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眾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胡惟庸謀反事覺敏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行義洪武十三年由工部侍郎轉刑部侍郎

林曾官

人所遺之絹帛瓦器官所給之婦女似于義可愛而劉君獨一無所取寧甘刻苦自勵古人所謂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何多讓焉後此免禍患而躋通顯實基于此

萬鋼字仕堅南昌人少曾為吏洪武中應聰明正直薦高皇帝問曰天下何人快活諸選人對皆不稱鋼從容對曰畏法度的快活上曰朕改一字守法度的快活即授廣平府同知有惠政鑿石改道石上有文曰萬鋼改路南行人咸異之廣平民為之立祠

南昌府志

畏法度纔肯守法度能守法度則理得心安災害日遠魂夢常寧諺所謂半夜敲門不吃驚者豈非極樂境界耶鋼自幼從事公門於天理王法實在有一番體驗故能為此語實千古不易之論明太祖改一守字覺漸近自然要其吃緊處全在畏字也公門中無不知法度之人止因不畏法度遂至常常干犯律有知法加等之文無非使其知所畏耳試看不畏法度者貪一時之微利喪一己之天良一旦破敗刑辱立至即使倖免旦夕而風吹草動無非驚

慙有不長懷感感者乎吾願為吏胥者三復斯言常從一點畏心去尋樂境也

洪武永樂間蘇郡有人為嘉定縣吏其鄉人以事註誤至縣潛白吏求助直之吏曰今自郡守下至縣首領官皆廉公奉法吾曹亦小心戒謹敢私出入文牘耶然若事既直汝第公庭實對決無枉理後果獲昭雪鄉人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堅辭鄉人不肯持去吏乃曰吾為鄉曲故為君受一斛其人別去後半載吏假歸以厚粟奉還鄉人之母曰此若兒向寄我處今以還

母近古錄

有理之訟一入衙門吏胥方故為恐嚇或因以為功或探官長之意以神其招攬需索之計此衙門人慣技也茲獨開心見誠勸其以實具對又慰以官長必無枉理如此舉止何等光明正大惟其事前絕無所為故事後亦堅不受謝蓋始終一點主持公道之良心耳衙門中得如此者數人愚懦之受害者少矣吏胥之造福者亦多矣

况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為吏以薦授主事遷郎中據蘇州守授軍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為不解事者諸吏拘案牘環立請判鍾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更喜謂太守易欺三日召詰之曰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群胥股栗不敢辨命引出大人即庭下擲殺之郡中謂太守神威咸畏法不敢犯乃掃剔諸宿蠹置通關勸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為暴橫者又籍民善惡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減重賦官田募民開墾荒田以抵糧額罷平江伯重漕

歲取民舡五百艘辨誣軍修河港凡所論列悉允施行民困盡甦逃移復籍復興周文襄盡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鍾為治專戢豪狡撫善民至襄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畏民安迷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詔進正三品俸仍視府事卒于官吏民服哭為立祠焉據曹名臣錄

為胥吏者一有輕視其官長之心便作姦亂法靡所不至况公所為懲一以警百也數人雖斃而人知畏法所保全者多矣跡其摘法奸伏設立條教繁簡得宜旌善罰惡勸懲悉當減煩重之賦而民困累立收糧之法而吏無侵盜要皆為吏時熟悉利弊見之真故行之力也至今江南人猶稱為況青天婦人稚子無不知之設專祠于學宮之內春秋致祭其遺愛在人如此

黃子威名輅以字行江西進賢人少為吏員以薦署屯田主事改長洲縣丞蒞政勤敏省刑罰陞刑科給事中遷刑部員外郎吳淞大澇塞夏二尚書交薦權松江知府首蠲稅秋出廩給賑請收古錢而罷鑄役請免解京繕造材民賴以蘇在郡廉能明斷治松者皆莫能及以喪去官松民乞留巡撫胡察以聞上謂塞高書曰松江煩劇難治渠能得人心如此從之後以誥謫謫戍邊民復請得宥還職久之老郡中至今祠祀焉補昌府志

觀黃公為政省刑罰蠲秋稅出廩賑給請罷鑄役免解京材種種皆及民善政良由為吏時目擊民間苦累無過於此故一麾出守行而宜之民受其惠也黃與况同為江西吏員蘇州

松江同為江南劇郡號稱難治二公治行冠絕前後至今皆有祠祀誠千秋佳話哉

鄭宰廣西府吏凡鎮帥初至土官率饋獻為故事帥受之即為所持征蠻將軍山雲始至聞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渝將軍新潔衣也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牢曰贖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蓋欲饋獻嚴駁之由是土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牢嘗逮事征夷將軍韓觀觀醉輒殺人牢輒留之醒乃以白牢為士大夫所重然竟以隸終明史

官衙中于不應受之饋獻因思人之自歎而亦受之者大抵皆贖貨者巧于借詞之故智也牢以潔衣為喻而斷之以天子之法可謂要言不煩矣具此卓識平日所以自立者可知更能存心救人遇威嚴好殺之帥而曲行其保全民命之仁其功德尤無量也雖以隸終而名標青史流芳百世食報不已厚乎

楊旬夔州吏子椿年二十四大魁天下太守命旬解職旬曰念旬為吏四十年家無餘貲惟留下三箇慳囊乞取來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大錢第二個有四千餘文中錢第三箇有萬個小錢太守問故曰每論獄囚遇有入輕為重者從犯罪請改流罪即投一大錢從流罪請改杖罪即投一中樣錢從杖罪改放便投一小錢今日旬男中天下都魁皆此慳囊所積也尚敢舍公門而自放逸哉感應篇注

按獄問罪主張原在官司然承行之吏旬肯悉心體究亦可以助官司所不及察楊公為吏

將所平反罪囚逐一登記足知其四十年中汲汲孜孜以此為事苟可矜全不息心力故能積至一萬數千之多名曰愷囊所得多矣彼同時之吏必有舞文亂法剝刻是高者錢財雖可飽囊罪孽擢髮難數與此愷囊真是人鬼闕頭豈止禍福分途而已耶

楊時習江西豐城人初為吏後為大理卿虞謙屬官仁廟時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楊前密請直不當于朝班敷奏為實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為大理寺少卿而陞時習為卿其後大學士楊士奇奏對言外間皆云時習實無先導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無此言今官居卿位慙懼不安士奇又言謙歷事三朝頗為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上曰吾亦悔之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乃復虞謙大理卿授時習交趾按察使時習居官盡心王室交人黎季犛官京師求歸祭掃時習知其將為變連疏請留之不得後果叛同事者皆署降狀時習獨不屈懷印歸朝至則已籍其家矣及檢得前疏乃復官

錄曹名臣錄

虞謙奏事忤旨而時習以之得卿所謂不虞之譽也在常情方居之不疑而時習慙懼不安且自明其實無先導之言即此見其舉止光明居心廉退矣至于識變機先克全晚節其卓見尤不易及耳

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江西新建人本謝姓初為衛史宣德間授汀州府經歷廉能勤敏上下愛之時衛官卒橫甚輒笞殺府隸得仁按奉置之辟中宮入闈索府縣金得仁遽欲上聞其人踉

踰而去秩滿當遷軍民數千人乞留請增秩再任旋擢本府推官數辨冤獄卻饋遺政績益著  
沙仁賊陳政景反得仁與守將擊敗之禽政景等八十四人諸將議窮搜得仁恐溢及無辜下  
令招撫辨釋難民三百人都指揮得通賊者姓名將按籍行戮得仁力請焚其籍民多自投歸  
俄遺疾眾欲輿歸得仁不可曰吾一動賊必長驅乃起坐帳中諭將吏戮力平賊遂卒汀人哀  
慟以祠祀請從之賜額曰忠愛之祠子一夔天順四年狀元奏復謝姓累官工部尚書贈太子  
少保同

由吏員而為經歷官卑職小絕無依傍乃能執法不回使橫卒伏辜中官畏膽非識力堅定  
未易及此迨奮力行間而處處以救人為念全活甚衆此其仁心為質又非徒以強幹為能  
者也享身後之榮而篤子孫之慶宜哉

胡鼎字宗器福州侯官人總角穎悟修潔寡言其父嘗曰兒不凡宜以學顯因資譴之鼎既遊  
庠序未幾棄歸時憲府謀辟從事諸從史相與言如胡某不宜掾耶得胡掾者宜增重爭羅致  
鼎鼎之在憲署也志弗為賤益樹奇操人不敢干以私嘗從孫僉憲分司于泉孫克惡而貪蠹  
莫敢與計事前後從史不相能者反為所中鼎摘其奸利徹法詣關飛章劾之孫竟得罪諸長  
佐每視鼎盱眙曰斯吏胸藏陽秋吾可弗自檢哉由憲府三最內選叙用鼎為主掾掌版奏識  
典故以決羣疑咸服其能會尚膳監選清慎史遂得官七品階從仕郎鼎晨入昏出進止有常  
所既執禮度而儀觀清偉青宮見而咨表之性謹密內有事未嘗言于外或問之直曰所職上

用有司存焉。他吾不知也。退直無事。焚香振書衣冠兀坐。神情脩然。如在物表。賓客非故知。莫與往來者。蓋在兩京獨處者十餘年。而人見之。常如一日焉。同上

吏畏官者也。苟能正直無私。則官反畏吏。以是知公道在人。不以勢位殊也。觀明君之居官。清慎雅有儒者之風。又非徒以強幹為能者。賢者之不可量如是哉。

曾仍字宏宗。福建莆田人。六歲失怙。日夜泣水漿不入口。比長。禮度循習。應辟為藩臬。從事矢心。任公持法。惟謹。方伯廉訪而下。咸器愛之。既事得冠帶。待次銓曹時。知府林慈知縣張朝教諭黃暹相繼客死于京。仍悉為之棺殯。經紀倉猝而不愆於禮。教諭病且革。囊白金三十二兩。置仍袖中曰。僕輩非所託。其幸藏諸時。無復與聞者。仍以虞惠不他告。久之。完全授其子曰。此屬纊時。寄也。鄉翰林學士林澹菴聞之。嘉其誼。語同列曰。掾之行。顧爾。吾儒庸有弗及者乎。遂相與定交。任浙江小鹿巡檢。屬歲饑。民多亡匿。為盜。仍安輯勞來。伺其長而尤者。還致之。發摘如神。盜用遁去。境賴以不擾。越三歲。致政而歸。同上

居家而孝。從事而忠。人方攫金。此獨還金。不欺暗室之中。克敦友朋之誼。居然聖賢一路人。林學士謂吾儒有弗及信然。

劉本道常州江陰人。少嗜學。有才略。由掾吏見知于靖遠伯王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征從雲南。凡戰克攻守之策。多咨訪之。正統中。閩賊猖熾。命宣陽侯陳懋往討。尚書金濂綜理軍務。以本道識達。請以自隨。軍中事宜悉以委之。本道盡心戮力。活脅從者萬餘人。放歸婦女八

百餘口。武族陞戶部員外郎。景泰中西北二邊境民不能生。本道奏請給價買牛二千頭。并易穀種與之。貴州邊倉侵糧事覺。展轉運坐。推本道往治。不逾月。積弊洞徹無遺。且立法以為治規。時苗賊作亂。本道遣書總兵官李貴。貴如計討平之。奏上其功。本道曰。吾職在糧儲。用兵乃分外事也。固止之。竣事還。上嘉其廉能。進戶部侍郎。總督糧儲。興利除弊。上復賜二品服。以寵異之。上同

掾史嗜學。有才略。屢贊軍務。著績邊疆。經濟卓然可觀。尤難得者。能活脅從萬餘人。放還婦女八百餘口。救濟宏多。陰功莫大。宜其以小吏而位躋卿貳。名垂史冊也。

賈斌。商河人。山西都司令史也。景泰時。懲王振蒙蔽。大闢言路。吏民皆得上書。斌乃疏言。宦官之害。引漢桓帝。唐文宗。宋徽欽為戒。且獻所輯忠義集四卷。掾史傳所記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而宦官恃寵蠹政。可為鑿戒者附焉。乞命工刊布。禮部以其言善。乙丑。鑿納。不必刊行。帝報聞。明有明閣寺弄權流毒最酷。景泰時。雖懲王振之事。大闢言路。而根本未拔。餘孽方張。斌以一令史抗疏直陳。且以古來忠臣義士及宦官之蠹政者臚列。以獻。深得古大臣忠君愛國之體。惜其書未得刊行。

廣東吏張駘。以誣誤為布政使。陳選所黜革。時番禺知縣高瑤。發市舶大監章眷通番贓巨萬。選以聞。諸朝眷挾恨。因誣奏。選瑤朋比為貪。墨詔遣刑部員外李行同巡按御史徐同愛。訊之。眷意聚必怨。選引令誣證。聚堅不從。執裝拷掠。終無異詞。行同愛畏眷。竟坐選如眷。與瑤俱

被徵途中選病行阻其醫藥竟卒裝聞選死書為選訟免其略云臣本小吏註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着意臣憾選厚賂噉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着知臣不可誘噉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月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着語文致其詞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情過旬日嬰疾而殞行幸具殞身阻其醫療詎命之曰密走報着小人佞毒一至于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含屈而為聖朝累也書雖不報天下高其義上同

官衙胥吏凡被官司責革者官司去任摘其短而飛誣之此中豈復有是非公論耶裝被選黜及選被誣引裝為證以常情論此正可報怨之時况重以中官之權勢乎乃裝誘之以利不動脇之以刑不改且侃侃正論為選身後訟冤彼李行徐同愛固所稱士大夫也而枉法奄奄顛倒曲直有愧于裝多矣裝以被黜小吏所上一書載在正史奕世傳誦豈非偉然丈夫耶張昭天順初為忠義前衛吏英宗復辟兩數月欲遣都指揮馬雲等使西洋廷臣莫敢諫昭聞之上疏曰安內救民國家之急務募外勤遠朝廷之末策漢光武閉關謝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國內附皆深知本計者也今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絕食逃竄妻子衣不蔽體被薦寒席鬻子女無售者家室不相完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已成市鬻此可為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費益以府庫之財急遣使賑卹庶饑民可救奏下公卿博議言雲等已罷遣宜籍記所市物俟命帝命姑已之上同

昭為衛吏而能極陳災傷之狀沮人主好大喜功之惡識見闊遠詞義激切當將廷臣愧此

多矣民間困苦者屢寫曲盡請之驚心慘目與古之繪流民圖以獻者寧有異哉

餘杭將嘉家貧棄儒從刀筆為郡吏籍之養親事祖母繼母至孝人以冤苦投無不救解成化二年一夕暴卒至廣廷中見主者呼曰汝壽當終念汝事親純孝篤性懇至况復公門積德許回生增壽二紀夫公門案牘奉公守法勿以賄賂未得置而不行勿以舞文弄法乘威嚇詐加意苛求勿圖報勿務名勿辭難勿始勤終怠耐心委曲成就而後止若力量不能亦要勤懇懇使寸心無愧益拯彼患難全彼身名救一命活一家不特一人所關實其祖宗父母相延之興廢也况鍾元戴黃堂政治不顯徐晞財色不苟濟困扶危歷官二品楊旬減囚積德子奪大魁皆案牘中所為得此顯榮特報則而效之福報不爽嘉以此言敬錄於廳事其後濟人益力由吏曹辨事得陶文襄之舉憲官憲副子儼登第儻鄉舉傷名儒壽壽至百歲

將君為吏敦孝積德死而復生為善之報也云不疑尤可幸者主者所言人情入理步步着實覺案牘中有許多方便利濟之道隨人可行隨地可施實公門中萬金良藥也將君因此益加力行遂以致富貴顯榮之報願為吏胥者將主者此言揭之壁間以為朝夕之警焉商輅之父為嚴州府吏平生周急濟危容過憫孤積善好施人多稱其隱德在吏舍嘗勸群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諸縣因解府者公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遙見吏舍有光翌日問羣吏家夜來有何事對曰商某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子必貴命抱來看者竟命張黃羅傘伏送還家即輅也後三元及第

人生必讀書

一人之施濟有限能勸羣吏人人為善方是無量功德人徒羨三元為曠世所希不知皆其父自為府吏時積累所致也

顧芳宏治初年間為太倉吏典凡迎送官府停治於城外賣餅江溶家後溶被盜誣至下獄芳集眾訴其寃遂得釋溶以貧不能報願將十七齡少女送顧芳為妾芳固却之不可得暫留月餘使妻負禮送還之後江溶益窘鬻女於商又數年顧者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他往顧偶坐前堂檻下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其貌似昔日恩主顧芳使婢問之曰君得非大倉顧提控明制一品衙門吏曰提控乎顧曰然也夫人跪而拜乃言君是吾恩主也吾受君之賜復賴其商以女相畜嫁充相公小房尋繼正室今天幸相逢當為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上其事於朝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授禮部儀制司主事生三子皆中高第

享年百歲

同上

明其寃而卻其報全是一片至誠之心何嘗逆料此女之必貴且有相遇之日哉惟無望報之心而後之獲報乃愈奇且矣善事之當為天道之不爽也

王文莊公鴻儒甫成童作書端勁以貧依親屬為府史者從治文書郡守段公堅見而奇之留居府中衣食之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為諸生提學副使陳選嘗識其文曰是經世之文也居鄉試第一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遷山西提學副使劉忠宣公薦於孝皇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為已任崇獎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題名亦趨利也不見夏忠

靖王監山平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君親唯知有大理而不知有身家如女校尉之民不仙者之類  
士之能書而貧難自給者為人傭書猶是以筆代耕硯田餬口之事如今之點寫清書官此  
類也此中豈無有志之士毋遽自為賤役凡夫事也文莊公之志行卓卓何嘗以傭書稍為  
貶損哉

鄭某號樂泉福建莆田人父珏郡學生將貢而斥落為潘司吏官龍泉典史九載滿職去有惠政  
民懷之樂泉事父孝長遊燕趙間遇賊以已金子之而完鄉人所寄之金書者請分固卻不受  
明制生員被黜者罰充書吏鄭以微員而有惠政所去見思愈於坐守一遷無所短長者矣  
子孝且義其流澤豈有既耶

蔚能陝西朝邑人起家吏員由光祿寺典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  
鬻歸家嘗倍傷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血下禁獄問所錄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  
任不以累諸公也降官未嘗有後言書識

事當憂情畏避之地公道一時難明有人能擔當一分則受死者不少矣蔚公只此一節亦  
足知其平日為吏存心利濟非沾沾一身之計者也

楊自懲鄞縣人初為吏存心仁厚時令好苛刻自懲常為寬解不使含冤日久令大信之家甚  
貧私遺一無所受而囚人在禁無食者撤已食之粥以濟之令鞠事常怒一罪人自懲從旁請  
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何況于怒令為之齋威生子守陳吏部侍郎諡文懿次守陞

吏部尚書孫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俱以名節著今科第猶綿綿不絕此上天福善之不爽也

迪吉錄

一片哀矜惻怛之心隨處而施故能使大令信服而全活甚多宜子孫之鼎盛也為書吏而欲昌厥後當以此為法

黃岡王思思為縣刑房吏有被盜誣者陷獄中主心知其枉力言於令獲釋思思後以三考為泰州判官感大水值巡方御史至思思具饑民冊求請發賑御史弗許王抱冊投水中御史憫其意令人急拯之父所請丁憂歸卜墓山中見一處形勢完美恐不能得徘徊久之遇前被誣者曰此非王思人乎何為至此語之故且指其處曰此我家山也吾荷再生恩豈惜此一抔土乎遂扞墓馬孫濟進士官參政曾孫廷瞻官大司寇廷陳官翰林與生夢陽何大復等號稱嘉靖七才子至今科第聯綿

黃岡縣志

王之脫入於獄時心知其免而白之非為買山計也其人雖感激亦不知此山之可以報王也十餘年後兩相需而適相遇似冥冥中有陰相之者語云陰地由於心地於此益信身在官衙此等被誣於盜之事所見不少蓋惻然動念為之解救培此方寸善地比之百般計巧以圖吉壤不且逸而有獲耶

徐一元字在川崑山人任交河主簿先曾在嚴文靖公幕因三夏大水為草編糧蔬上之得請全活數百萬人後子孫皆貴至五世孫乾學庚戌探化東義癸丑探化元文己亥狀元同胞三

及第從古未有人以為世德之報云

疑命

王峯徐氏兄弟甲科一門鼎盛其先世積德行善定非一端此事載配命錄中與家乘相合尤信而有徵者故并錄之以為世勸凡地方水旱災傷之事動關民命官司雖有職掌而心力或多或少不周身在公門者果能盡心籌畫方圖救濟雖無顯名必有厚報此正所為陰德也萬厯戊辰狀元趙秉忠父某作邑掾有囊陰指揮繫冤獄趙力出之指揮感極無以為報請以女奉真帚趙握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強之又曰使不得如是再四竟不從後其子上公車途有拊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丹桂

救人之冤甚力卻人之女甚堅掾吏中之忠信而正直者也子中大魁而若或不之符契正以見天不負善人雖未嘗告人之言鬼神無不陰識之也

徐珪應城人為刑部典史先是于尸朱能以女滿倉兒付媒者當於樂婦張給曰周皇家也後轉營樂工袁璘所能殺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已詭言非己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於刑部即中丁督員外郎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答璘數目死御史陳玉主事孔琦驗璘屍瘞之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冤於鵬而令張指女為妹又令賈校尉屬女亦如張言媒者遂言聶女前鬻周皇家親矣奉下鎮撫司坐哲鬻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獄索女皇親周或家無有復命大臣及科道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徙爵王琦及聶

母女當杖獄上珪憤懣抗疏曰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拷聶使誣服鎮撫司共相欺蔽陛下  
令法司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鞠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擬杖哲等無罪反加以  
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正賈校尉及此女子市  
譴反鎮撫司官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洗其冤臣一介微軀知禍必不免顧與其死於東  
廠鎮撫司孰若死於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言帝怒下都察院考訊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還役  
時孫磐以進士觀政在部上疏謂近諫官以言為諱而非寵倖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憂之  
珪後以薦授同鄉丞歷贛州通判以平盜功擢知州

明史

真道自在人心朝野豈無公論惟持祿保位之心勝遂致依違顧忌明知其非而不敢言徐  
君一刑曹吏耳絕無顧忌痛切指陳存天下是非之公正國家刑罰之失典吏之名榮于公  
卿臺諫矣

吳成器休寧人由小吏為會稽典史倭三百餘劫會稽為官軍所逐走登龍山成器避擊盡禮  
之未幾又破賊曹娥江擢浙江布政司經歷從授紹興通判論功進秩二級成器與賊大小數  
十戰皆捷身先士卒進止有方略所部無秋毫犯士民率於其戰處立祠祀之

同上

成器禦寇立功居然將帥之才而出身亦由小吏是胥曹中不惟可以習吏治并可以講武  
畧也其所以每戰必克士民愛慕者尤在於秋毫無犯孰非本平日好行方便不肯妄取之  
心所推而暨之者乎

荷氏人原良相者性慈諒明未為倉老人受身是父代皆平能及後滿而代之者并早也其人狡黠故共具斛折數多良相夜寢倉中拜禱於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繼聞空中擲米聲覺米大充盈漸過臥處質明則倉廩悉滿縣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人以為忠厚之報云附聞  
當舍寃莫訴之時而鬼神為之默濟其厄忠厚之報彰彰若此世有為善不免受累而天獨巧於相報皆此類也

萬曆間增城縣獄卒名亞儘

音如者

素稱樸健值臘月這除獄有重囚五十餘人號哭不止聲

聞於外亞儘亟止之問其故眾曰歲朝將臨合邑之人無不完聚我等各有父母妻子不能相

見且係重犯勢不可出是以悲耳亞儘俯首良久曰無難也我與爾等約今夕各還爾家俟正

月二日齊來赴獄釋爾罪應死爾俱不來我亦死爾來而或失一人我亦死爾人人來我至壽

盡亦死等死耳何如行此善事而死也是時法網濶疎且值改歲不甚嚴稽悉放回家明年初

二日前囚陸續而至按名呼入不失一人亞儘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跌坐而逝獄眾感德浣濯

其體而加漆焉以其事言于縣縣上巡按御史請為縣獄之神今肉身尚在獄中附

以獄卒而縱囚雖不可為訓然其輕視一己之死而切於救眾人之死則固仁人義士之所

存心也以視凌虐囚徒因而為利者何啻什伯哉

江陰門軍張旺恨一讐家一夕造火將焚其室道經觀溝有畫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而

見旺有怪鬼數百隨行頃見旺回則皆青衣童子前道詰旦叩其故旺曰我恨某不能已本欲

去官去成象

卷三

焚其室既而黜念冤冤相報將無已時故止旺自是猛然回首棄家入山修遂證仙果綱注

一念殺機免鬼隨之一念悔悟吉神導之公門中人常作是想則欺人害人之心乍發即止雖未能證道登仙而轉禍為祥逢凶化吉所得已多矣

樂陽尉郭郭因頓無一善狀親友漸相疎斥每困俸時見二物如猿跳躍其旁心甚惡之卻之不得後自悔過折節改行忽一日二物見形作人言曰我乃主世之災耗者君有罪故來相擾今君有悔過遷善之心當從此逝矣上同

災耗二物竟至有形可見今人處此必思所以祈禳之術豈知悔過遷善遂不得犯所謂人有善相念吉曜照臨者也吏役中有機巧過人而動遭刑辱困窮不免者焉知非二星作祟之故尚具以改行從善為祈禳之上策乎

潘奎為本郡掾慈仁好拯物太守御下嚴胥吏無敢啟口有豪甚殘暴往往誣陷殺人賄諸役煅鍊人無敢辨一日當審錄退奎伏地為諸囚白冤并數豪不法事具具守乃覆訊得實遂解放捕豪下獄後奎於吏舍生子守夢諸神騎乘鼓吹送一兒至吏舍醒而念曰有德者必有後是潘奎家也月給粟周之所生子即尚書恩也江浦通志

鄉豪之誣陷良善惟恃錢多足以飽啖吏胥且使吏胥盡如潘也雖錢如山積杖何所施潘真仁人也義士也雪冤枉除民害功德最大神物降生克昌厥後夫復何疑

朱仲南為縣主刑吏景泰末無錫大飢民無食者群聚而之有穀之家強奪焉有穀之家指為

盜上之郡郡守操以辟仲南爭之曰法當貸足矣守怒其徇撈掠甚毒嚴訊至再無異辭獄以不成英宗復辟諸囚遂赦出仲南曰我為小吏活三十六人亦可以無負矣遂解獄歸上

強貸有應得之罪坐之以盜則失入矣仲南按情准法執之甚堅甘受榜掠而不辭即使終不邀赦而在我之心已盡可無愧於三十六人也主刑之吏均當以此為法

李太宰邦彥父曾為銀工或以為謂邦彥羞之歸告其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乃可羞耳銀工家出宰相此美事何羞焉案

銀工之子為相此必其能行善事積有陰德與尋常業治惟利是計者不同此正可為白屋出公卿行善獲美報者立一榜樣世人遇此往往不稱羨之效法之而反有薄之之意何所見之侈也胥吏之役不賤於銀工而以讀書識字之人處是非法紀之地苟欲為善積德較之一手藝人更易推廣試觀古今來祖父為胥吏而子孫登科第作公卿者在在有三復李母之訓當益思其致此之由而厚其培植也

方麟號節菴蘇州崑山人棄舉子業為商未幾棄商為郡從事即府其友怪而問之方翁曰子

烏知士之不為商不為從事而為商與從事之不為士乎會歲歉盡出所有以賑飢乏朝廷義

其所為榮以冠服選授建寧州吏目方翁不赴惟竭力農耕殖其家樂善好施以士業授二子

鵬鳳皆舉進士志節較然有聲朝野顧太史九和云吾等見翁與二子書聲譽皆忠孝節義之

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其要在有益於生人之道而已自王道

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駕勢利以相驅軼。於是。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財罔利。有甚焉。方翁士商從事之詭隱。然有當于古者。四民之義。是以二子皆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也。王陽明集

論尋常擇術。郡吏不如為商。商又不如為士也。然苟以濟世為念。則又不在此論。如方翁之棄士商而為郡吏。豈知具有益於人。乃在士商之上。取得陽明之論。可以勵世之為郡吏者。更可以愧世之為士商。而不如郡吏者。

吳江朱大經。繇吏員任倉大使。兩半歲乞歸。訓家度日。取子不苟。令公劉時俊訪求邑中善士。鄉耆或以大經對。公書匾其禮。差養民官。旌其廬。近古錄

由吏員而得官。人所視為進身媒利之階者也。乃不半歲而乞歸。其志遠矣。苟無善行。何足動有司之景慕也。以塵埃趨走之吏。為矜式一鄉之人。是故君子貴乎自立。

段常。浙江鄞縣人。初為功曹。孫有患疫癘者。常徙以避。常曰。夫舍中人皆兄弟也。而忽乃棄之乎。躬視湯藥。或竟夕不還。其人有妾而弗獨也。歸不厭疑之。常每往。必與僕偕。明燭達旦。久之。人始服其至誠。云後移役蘭谿。晨出路遺一青布囊。中有金也。歸而懸諸廨舍。往跡其人於亡所。俄有泣而至者。曰。我里役也。掌收都料。持五十金輸縣。時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倉卒至。前驅辟而遺之。死無償矣。常即挈而授之。其人以十金為謝。常曰。君謂有還金。而望取分者耶。

辭印去。後奉九尹曹。適各尹。吾同食於棘園。談及段常事。數曰。孰謂世無好人哉。詞。

此種居心行事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雖以操吏終身而聞其風者足使會天崩地裂。其功不在惠惠下也。

韓樂吾名貞字以中。興化縣人。陶鑒為生。居破窑中。受業于心齋仲子。漸習識字。粗涉文史。久之學有得。以倡道化俗為任。無論工賈傭隸咸從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顧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有縣令某聞而嘉賞之。遺米二石。白金一鏡。受米而還其金。令問故對曰。儂寡人無補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所以報明府。令檢察牘積之。果然。益敬禮焉。號曰樂吾。從祀鄉賢。癡賦

樂吾一窑匠耳。而日講學以倡道。人鮮不異而笑之。今觀其因人誘誨。從遊者化而善良。與居者均無訟牒。則其功又豈在講學者下哉。吏胥托身官府。苟能隨事勸導。為之解紛而釋怨。其人之樂從而有益也。又豈在窑匠下哉。

李可從字信吾。陝西藍屋人。慷慨有志畧。充才官。明季闖賊犯河南。信吾倡義勤王。隨督師汪喬年。監紀孫兆祿討賊。臨行挾其一齒留其家。與妻訣曰。此行誓不殲賊。不生還。家無憶我。有齒在焉。賊陷襄城。信吾從汪公抵死。出敵。汪數目之曰。爾何官。信吾曰。才官耳。願效死命。汪奇之城破。汪自刎未死。罵賊被磔。孫亦被執。賊方如。及信吾以身蔽翼。遂同遇害。其子浴招魂。葬於西郭。襄城人為表其墓。曰義林浴孤。負能自立。講學明道。崛起闖中。為理學宗正。一時賢達皆尊師之。即所稱李二曲先生也。李氏家乘

襄城之陷一時三帥望風而靡信吾以營卒捍衛督師同死王事襄城士大夫招魂以奠私諡忠武有以哉有子二曲讀書行孝蔚為儒宗雖未仕官而顯親揚名莫大乎是所以報信吾者不亦厚與

李珠字明祥泰州人充州吏事州守王瑤湖聞學有感勇決嗜學躬體實踐久之名聞遠邇士大夫異其為人爭相褒美珠遜謝不居惟以導人為善為功課一時州縣吏書皂快感化遷善者甚眾有欲棄役就學者珠曰句實心為善在公門尤易施功何必棄役聞者歎服珠事親極孝母歿不能葬及期數日而破牆得天金錢百緡珠號天泉適與錢合人皆以為孝感所致後配享樂儒祠李二曲曰道無往而不存學無人而不可句辨肯心何論儔類若明祥者可以鑒矣安得各衙門吏書盡知如明祥之慷慨篤信則有益於官民有造於地方非少孰謂公門非行道之地耶

魏風錄

善莫大于及物德莫厚于感人而能感官衙之人使之共遷於善此中所全更多蓋勝於享高爵厚祿不能有所化導者多矣奚必棄役而別求利濟哉

周憲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為戊卒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信然感動及蘭州守壤聞容思設公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論既而以為畏友有疑與訂論焉遂禪力就學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有兵茶順侯吳瑾者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曰吾軍士也召役則可若以為師師豈可召哉聞者歎服侯遂親送

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嘗正冠婚喪祭之禮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迨老以父遊江南應陽路計沒於揚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後崇祀鄉賢李二曲曰小泉先生崛起行伍之中闡洛閩絕詣以振頹俗遠邇嚮風賢愚欽仰思菴梅子不遠數千里從之學卒得其傳為一時醇儒其後呂文簡公又問道於薛以集關中大成淵源所自皆先生發之有功於關學甚偉然其初特一軍卒耳甚矣人貴自立也同上

廝養中有此大人物可見人性皆善力學在人無入不可與講學無地不可以為學也始則為人所役繼則為世所師天爵尊於人爵也凡役於人者慎毋視為可以不學薄待其身哉程品廬陵人崇正間以吏員謁選至京適武舉陳啟新以疏請罷科目考選擢為吏科給事品抗疏糾啟新其畧曰啟新非彛科目也是壞國體也廢孔孟也孔孟之書修齊平治之要立身行政之本忠孝節義由此而出罷推知考選語尤不經按臣巡方有入境有考核有復命有歲終看風聞又有大計黜陟法網不為不密賢者自應選舉以風世不肖者自應擯斥以示懲云云府志程以吏員出身而立言罷科目考選之非其心之大公無我已可察見至謂孔孟之書為忠孝節義所從出是真讀孔孟之書而身體力行者莫謂吏胥中無讀書有得之人也

歐陽光任興國人為邑掾以公事至吉安拾遺金一囊守以待亡者訖得實元而歸之居家多賑貧乏樞枯齒鄉閭仰其善行志林

人自廁身公門每以天下無不可取之財方將設詐以攘奪之遇一切貧乏急難之人則更

漠然不復動念矣。今獨拾金不昧。又復賑貧乏。掩枯骨。即此而觀。其於衙門。必不肯為非理。橫索倚勢害人之事。莫謂吏胥中無輕財好義之善人也。

王璋字豐年。浙江人。以掾吏起家。康熙時。知興國縣。精強有幹才。政治多所興釐。閩海降兵屯。舉邑中。璋條請按籍授田。析置諸鄉。俾不得聚處合勢。卒伍有冗法者。按律繩之。皆斂戢不敢動。以鹽政皇誤去後。屯弁應耿逆煽起。為寇驛騷者數年。故老皆言。使王侯無去當不至此也。上以掾吏起家於民生。吏治留心已久。故為令多所興釐。更能約束悍卒。以衛善良。使故老思之不置。可謂賢矣。事在康熙間。流風未遠。尤足慨慕也。

朱瑾字玉衡。直隸肅寧縣人。母早。故事父能得歡心。鄉里有孝子之目。家貧。棄儒業。為府刑曹吏。醜謹無欺。為府官所信任。交河縣貧民韓爵拾糞。夜起。遇羣盜。脇令負贖。至廟中。賊分贓畢。以布衫遺爵。誣為盜首。縣令重辟。瑾廉得其情。力請於府。竟得開脫。爵知之。負無以報。將子女為奴婢。瑾峻拒不納。曰。此官府明察。我無與也。又本邑染布鋪內殺人。縣吏視為奇貨。株連闔村十家。苦累不堪。瑾力言於府。立令省釋。悉追償所費。被誣之村。至今尸祝焉。壽終七十。生子俱孱生。孫濶庚戌進士。今任山西祁縣知縣。

執役官衙。窺見官府審理獄囚。有所省釋。方且攘為己功。乘機詐取不苛。索於事先。必受謝於事後。况拾糞被誣。闔村株累。實由瑾一言而釋者耶。力行救人之事。而不居其功。不受其謝。吏胥中有此婆心。感德宜其後嗣之克昌也。

在官法戒錄摘抄卷之四

桂林陳宏謀榕門編輯

崑山葛正芬楷書

長洲張鳳孫少儀

同訂

臨川李安民書臣參校

戒錄

張湯杜陵人父為縣吏湯為兒時守舍鼠盜肉湯掘得鼠掠治訊鞠取鼠磔堂下父視其文辭

斷作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遷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

為廷尉治獄必舞文巧詛深刻吏多為爪牙用湯始為小吏乾沒取他人利以與長安富賈交

私及列九卿陽收接天下名士巧排大臣自以為功為御史大夫七年有罪自殺書

張湯為酷吏之首其深刻殘猛自兒時已然雖若出於天性要因其父生平作吏務以刀筆

為事湯耳濡目染不覺習慣自然也磔鼠之舉已見後來殘酷之端父不聞有義方之訓反

使書獄以寵異之遂致舞文巧詛卒殺其身而不悔也

趙禹潁陰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公辦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

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翻文法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以刀筆

吏積勞遷為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知而知吏傳相監司互相以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

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卿亞以禹文深及禹為少府九卿治加緩名為平以老徙為燕相有罪免同上

禹為丞相史府中既稱其廉平獨周亞夫謂文深不可任真至言也觀其履躋通顯秩非不尊而與張湯輩論定法律為嚴刑之始卒以罪免亦為法自弊之報也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為郡吏補御史掾舉侍御史為涿郡太守所誅殺甚眾郡中震怒二歲遷河南太守其治陰鷙酷烈曲法深文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後以府丞義上書奏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丞按驗坐怨望誹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缺大驚因數責延年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殺人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同上

殘酷性成真與業屠者無異一死不足以快天下之心獨惜其母賢智若此而不能化誨其子也傷哉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人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感許史傾家自盡以丙吉薦為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以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

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譴讞也。萬年迺不復言。上

萬年自郡吏以至九卿。皆以諂諛得之。雖富貴終身。躡蹠實甚。尚欲以衣鉢傳授其子。真不知人間有羞耻事者矣。得志一時。貽笑萬世。自好者不為也。

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

掘塚

為姦。已而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

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擢豪吏十餘人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

還河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贖。溫舒具私馬

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奏行不過二日。得可論報。流血十餘里。其好殺行威如此。張湯敗

後。徙為廷尉。復為中尉。溫舒多論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

勢。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所窮治。大抵皆糜爛獄中。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多以權富貴

後。有人告舒受員騎錢。及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婿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尤

慘。數徐自為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累千金。金同

溫舒本無賴。慘刻之人。又復為吏。以事張湯。得以逞其慘刻之技。殺人至流血十餘里。為自

古所未有。其身死家滅。且同時五族。獲報之慘。亦自古所未有也。慘刻之人。豈可一日在公

門。以肆其毒耶。

尹齊。東郡任平人。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督盜賊。以斬伐為治。為淮陽尉。誅滅甚多。及

死。仇家欲燒其尸。同

在公門中縱不能有恩惠於人。且勿結怨仇於人。尹齊死後。至不能保其尸。怨毒之於人甚矣。

咸嶺宣陽人。以佐史給事河東守。稍遷至御史。及丞。沿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後為右扶風。捕吏上林中。射中苑門。宣下吏坐大逆。當族。自殺。上同。

捕吏。公事也。射中苑門。無心之過也。情輕法重。至坐大逆之罪。蓋掾生平好為深文。每將公事中偶然過。誤燬煉成獄。故天亦以此報之耳。

趙繡。涿郡蠡吾人。為掾吏。涿大姓高氏。賔客為盜賊。吏不敢追。太守嚴延年。遣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知其如此。索繡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殺之。同。

事無兩可。法有一定。只須依理持平。自可立身無過。吏人引律查例。往往心懷觀望。陰持兩端。不明道理。昧卻良心。故繡本欲避禍。反以觸禍。可鑒也。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少為京兆史。日出醉歸。曹事數廢。大司徒馬。謂為大度士。不以小文責之。舉為令。後以擊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每大飲。賔客滿堂。輒闔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遵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起為河南太守。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千石。更始至長安。遵為大司馬。護軍使。匈奴還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同。

遵為吏時以酒廢事既貴不改卒以醉見殺其豪傑之才甚可惜也歟於趙韓者當知所做  
惕矣

王立池陽人為獄掾縣令舉立廉吏府未及召太守薛宣聞立受囚家錢責縣按驗乃其妻獨  
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立寔不知慙恐自殺同

獄掾之妻亦有受贓之事足見獄中人號呼望救百計營求千古一轍也立失於不知慙恐  
自殺則其真廉也可知為吏者不但束檢自己扞須防閑家人共知法守乃免於刑禍。

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困辱之安國曰及死不復然乎田曰然即弱之後安  
國為內史田亡匿韓曰田不就官我滅爾宗田肉袒謝幸善遇之同

遇人在患難中即使死灰無復然之日亦當如意存恤况屈伸何定始困終亨不可勝數奈  
何止知目前可逞不復留人餘地耶幸是大量人不計舊怨反善遇之然相形之下益覺前  
日之小人情狀無地自容矣。

周紆為南行唐長到官諭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仇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  
試逐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後漢書

吏所以佐官理民者也不相倚而相仇為其猾耳人性皆善而猾吏方日趨於惡猾吏不除  
民生不安故人人側目非殺之無以彰公道而快人心不然吏亦赤子也何至於此思之思之  
王祐廣漢人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葦亭亭有鬼數殺過客祐入亭止

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怵咒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怵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怵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怵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敢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恙，故殺之。怵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日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交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同

此亭長殺一家十餘口，劫取財貨，慘毒極矣。彼方謂其跡已滅，豈知怨鬼為厲，必使之伏其辜，而後已也。身在公門，所為攫財害人之事，以為必不破敗，而其後卒至破敗，無能解脫者，其相報之巧，往往如此，可畏哉。

黃蓋為吳石城長，石城吏特難檢御。蓋至為置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得官，不諳文吏事。今寇未平，多軍務，一切文書悉付兩掾，其為檢攝。諸曹糾摘謬誤，若有姦欺者，終不以鞭朴相加。教下，初皆怖懼，恭職久之，吏以蓋不治文書，頗懈肆。蓋微省之，得兩掾不法各數事，乃悉召諸掾出，數事詰問之。兩掾叩頭謝，蓋曰：吾業有勅，終不以鞭杖相加，不能欺也。竟殺之。諸掾自是股栗，一縣肅清。智

長以誠教，而掾以詐應，殊負一番委任之意，此所以見殺也。

征東將軍胡質以忠清著稱，子威亦勵志尚質。為荊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

自驃騎軍行既至十餘日告歸。賜一匹。裝履受之。去帳下者皆吏。外履未發。許借還家。陰資裝於百里外。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父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自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譜。

吏胥於官之親戚子弟無不竭力趨奉者。無非依附聲勢以為謀利之計耳。胡君清忠勵節。軍吏無隙可乘。及其子遠家。乃先期請假。候之百里之外。陽為結伴。陰助其費。可謂巧於逢迎矣。豈知其父子清操如一。不唯不得其權。反以自取其辱。為吏而交結內衙。獻媚左右者。均當以此為戒。

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為州吏。受假違期。行經宮亭湖。廟禱於神。希免野坐。還家當上緒酒。苗至州。皆得如志。還竟不過廟。行至都界。中夜船忽自下。至宮亭湖。有烏衣二人持緹收縛苗。詣廟階下。神遣吏送苗山林中。鎖腰繫樹。但覺寒熱。舉體生斑。毛爪牙。化為虎形。性欲搏噬。歷五年。神乃故還以鹽飯食之。體毛稍落。經十五日。還如人形。後八年。得時疾死。詳異

衙門人誑騙是其慣技。幾於無日無之。故其視神亦以為可誑者矣。以人化虎。事雖不經。然作吏者平。平弱肉強食。吞噬良民。其心已與虎狼無異。戾氣所感。形質隨之。而化此理之無足怪者耳。

隋大業中。有京兆獄卒。酷暴諸囚。囚不堪其苦。而獄卒以為戲樂。後生一子。頤下有肉若肉。枷無頸數歲不能行而死。詳吉

以獄囚為戲樂之具可謂別有肺腸殘忍成性生理已絕所生之子形貌不全有同樣格理也非怪也不知其心亦嘗感然一動否

義寧中豫章郡吏易拔還家不返郡遣吏追拔見拔言語如常亦為設食使者道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徑出門去一至山麓即便成二足虎豎一足即成其尾與黃苗化虎尚復人形於五年之後此則永為異類矣要皆其平時積惡害人之所致也世之嫉吏者每曰虎而冠虎而翼言其貪殘之性有似乎虎也觀此兩事即吏即虎非特如之而已為吏者其猛省於人獸之關乎

王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倚為姦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幣貨充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鄭餘慶為相與同倍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污發賜死知

渙以中書吏交結內官納賄招權傾動朝野參預國政目無公卿餘慶叱之而即罷退是宰相皆為所操縱矣乃不旋踵而贓發見誅生平勢焰一朝俱盡雖有狡兔二窟奚益哉

湯銖者為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暇有內狀出即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葦處厚為相惡之謂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乃以事遂之同滑渙之惡已稔故罪至於死湯銖之權方張故罪止於逐由前而觀則為湯銖者誠不如滑渙威權之重由後而觀則為滑渙者又不如湯銖得禍之輕也然湯銖當日方酷暴滑渙之

所為計非被逐不至滑渙之勢盛而禍烈焉不止噫世間貪賄犯法之吏後先相望不惟不以為鑒反從而倣倣之殆不可解。

劉自然秦州人天祐中為吏管義軍案因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城紀縣百姓黃知感名在籍中自然聞其妻有美髮欲之誘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歸語其妻妻曰我以弱質托於君髮有再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為言訖剪之知感深懷痛惡既迫於差點遂獻於劉而知感竟不免徭戎尋歿於陣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驢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達於郡守郡守召自然妻子識認其子曰某父平生飲酒食肉若能飽啖即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鬻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千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撻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子亦慙憾而死

史吉

假公事而見人之妻即使能為出籍亦未必不遭陰譴也髮猶如此况於詐取財物至今賣男鬻女者哉世俗言及惡報輒曰變驢變豹不必寔有其事也怨毒之必報理自如此

潘逢為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後見形為祟他人即不見惟聞語聲云陰中論爾須去對之潘召人禁咒厭効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入其門曰我是鬼門神不與入潘曰爾是官殺何相仇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綴何也鬼曰爾不上支字官焉能殺我蓋緣爾命未盡是以隨之耳

靈應錄

吏之務為深刻者動云尚有官府作主與己無干豈知一字輕重之間伯仁由我而死怨氣

必不能銷也。下筆時安可不慎。

衢州一里胥督促民家租賦。民家貧無以備。飡祇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乘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云不忍兒子未見日光。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雞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以相感之狀。里胥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仍至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無踪。里胥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雞已斃於草間。羽毛悉零落。自後一郵少有食雞子者。詞

柳子厚有云。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雖雞犬不得寧焉。追呼之擾。此比皆。是天使一雞巧示報應。欲需索者惻然動心。洒然變志耳。

郎吏馮球家最富。為妻買一玉釵。奇巧直七十萬錢。先是相國王涯之女請買此釵。王曰。我一月俸金。即有此。豈於爾惜之。但一釵七十萬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不復言。數月。王知前釵為馮球所買。數曰。郎吏而妻首飾如此。其可久乎。後未浹旬。馮為蒼頭鴟。死。卒符王涯所料云。龜吉

宰相之女嫌其貴而不買之。釵郎吏之妻買之。若不費力。非其家資厚薄不同。一惜福。一折福耳。世之以胥吏致家富饒者。其什物用度色色美麗。多在官司之上。猶且誇耀鄉里。賣弄豪華。要之皆其速亡之兆也。果有餘貲。何不周給窮戚。施濟鄉里。為窮人不能做者做一二件。庶幾免於悖出之後患。

包孝肅公之尹京也。初視事，吏抱文書以伺者，及庭公徐命闔府門，令吏列坐階下，較數之以次進取所持案牘，徧閱之。既閱，即遣出數十人。後或雜積年舊牘，其間詰問辭窮，蓋公素有嚴明之聲，吏用此以試。且困公，公悉峻治之，無所寬。自是吏莫敢弄以事，又書無間矣。天府雖稱浩穰，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吏所為。本朝稱治天府，以孝肅為最者，得省事之要故也。御掃

吏胥狡獪之技，歷來如此。然畢竟有何用處，徒自取罪戾而已。

包孝肅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者，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負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譟之曰：「但受責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將吏于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為效，固難防也。夢溪筆談

此計誠巧，但以捶楚而易錢財，細思終不直得衙門中，竟有以代杖為業者，傷父母遺體，博酒食醉飽之樂，下愚不為，奈何反以為得計也。

吉水滑吏於令始至，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計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葛源攝令事，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訟，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之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故以少。御鑑

為官者，方慮事多為吏者，唯患事少。事少則官不能欺難于弄權也。此種慣弊，至今人共見聞矣。雖極狡詐，究何益哉。

宋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恥為之犯罪許用陰贖

祖父作官曾有恩陰者子孫為吏犯罪准折贖也

吏

有所恃敢於為姦天聖問吏母士安犯罪用祖令孫陰詔特決之仍詔今後吏人犯罪並不用陰又詔吏人投募責狀在身無陰贖方聽入役苟吏可用陰則是仕宦不如為吏也誘不肖子弟為惡莫此為甚禁之誠急務也

燕翼貽錄

祖宗之陰不能庇不肖之子孫吏有出身名家者當努力自愛毋重辱其先也

祐中趙及判流內銓始置闕亭凡有州郡申到闕即時榜出以防賣闕部吏每遇申到匿而

不告州郡丁憂事故有申部數年而部中不曾榜示者吏人公然評價長貳郎官為小官時皆

嘗由之亦不暇問太宗皇帝曰律門如竄穴不可不塞也遂嚴禁之上

賣缺之弊自昔有之當綱紀肅清自無所施其伎倆凡起文出結惟宜秉公速辦以成人之

功名不得勒指錢財高下其手也

中書五房吏操例在手惟顧金錢去取任意所欲與即檢行之所不欲或匿例不見韓魏公為

相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封騰謹掌每用例必自閱

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吝一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其間

韋

多立條例原以防吏胥之姦不知例愈多而用例愈巧益佐其姦耳此種伎倆千古一轍故

韓魏公厘定章程而吏不能任情高下就謂清官難出滑吏手也為官者固不可不知而吏

亦當深以為戒

宋時經略府承差某奉檄辦公止于驛舍怒驛卒服事不恭及去以飼馬殘草投於井中謂己無再過之期矣未幾復奉差過此時天暑渴甚臨井汲飲昔日殘草在內不及細視哽咽氣塞而死

命

官司差人狐假虎威到處肆橫以為排場應如此豈知顯報即在眼前耶可異者驛卒原無加害之心而承差自作自受相報之巧也

寇萊公為樞密院王旦在中書吏倒用印寇公即行懲責後樞密吏亦倒用印中書吏人亦欲王懲責以報前怨王公問眾吏曰汝等且說他當初責爾等是否眾吏曰不是公曰既不是豈可學他不是陳謚王文同為御史每入院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集諸道御史并揖諸道與堂吏皆不服一日陳先至堂吏請鳴鼓陳曰少待豈可學他王至愧甚曰吾自知氣質浮躁不及陳公遠矣

言行

為史者罔識大體樂于有事每因文移禮貌間小有不平輒登動長官展轉報復及至嫌怨日積傷僚友之和悞國家之事吏獨何所利于其間哉現二公之度量宏遠以德服人為史者亦可以爽然失矣

蘇渙知衡州時耒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為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某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何呼他人此必文致訊之而服

斷獄

姦徒作事瞞人。未有不取自取敗露者。况人命乎。弓手殺人。棄其血衣。可謂巧於掩飾矣。不知呼儕同視。意在嫁禍。寔已自留破綻也。諺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願作弊嫁禍之胥役。常常三復此言。

眉山有人竊蘆葍根。而所持及誤中王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贖。掠成之。太守將錄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溼。參軍程仁霸適過之。知其寃。謂盜曰。汝寃。盍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於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二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担而往。暫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堂矣。公真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後子孫果壽至期。願果世貴顯。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東坡

程君一念慈悲。不但得享天年。而且澤流後裔。尉掾有心煨燼。非唯死不旋踵。而且子孫式微。善惡報應。彰明較著。若此。閱之當為毛骨悚然。

元符中。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於村野。閱四十日不歸。二人妻訴於郡守。守責尉。尉給印。有盜已得其窟穴。遣三人往偵。久而不返。是殆斃於賊手。願自往捕。久之無以復命。適見四鄉民耕於野。從吏持二萬錢買之。便許為盜。曰。他日案成。不過受杖數十耳。四人許諾。遂縛詣縣。送府。黃司理治之。獄成。將釋。日赴市。黃念四人無凶狀。詰得其寃。欲出之。郡守不允。強黃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有皂衣持挺押縣吏二人。追院中。二吏同時四吏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亦

死郡守越四十日。中風死。一日黃見四囚拜曰。某等枉死。上帝並欲逮公。某等感公意。哀求四十九日。始轉許三年。及期。黃果見四人復至。遂洞泄血痢而死。鑑懲

枉殺四人。而官吏之死者倍之。豈不可畏。世之捕役緝盜。不獲。往往誣指平民。以塞責。而主刑之吏。又從而文致其罪。皆難逃此種冤報也。

陳賈為三司副使。惡一胥狡獪。欲逐之。胥奉事彌謹。歲餘。並無壞事。賈亦竟善待之。賈偶宴客。付錢令办。胥明日攜十歲女。賣於東華門。揚言曰。陳副使請客所需。十未付一。令不得之。賣此女也。因密結邏者。使聞於內。賈以此罷官。後胥惡死滅門。感應

官知胥之狡獪。因無壞事。不加斥逐。竟善待之。其馭下也。公而且厚。宴客而發錢令办。更非違法。獲索之事。乃胥無隙可乘。即藉此而中傷官長。誠事出情理之外者也。觀其揚言曰。副使宴客。胥公賣女。最易駭人。聽聞計則巧。而心實險毒矣。宜其有滅門之禍也。

孫奮為扶風吏。剋取民財。遂至巨富。大將軍聞其富。索白珠十斛。紫金三千兩。不與。坐以叛逆。抄沒資產。併建家口。相繼滅絕。同

吏以巧猾之才。憑官衙之勢。橫行鄉曲。剋剝小民。自謂唯我獨強。不知更有強於彼者。隨其後而抄奪之。且并其家口而滅絕之。悖入悖出之理。章章如此。諺云。螳螂捕蠅。豈知黃雀在後。可為猛省。

廬陵法曹吏。嘗劾一僧致死。具獄上州。時妻女在家。方緝縫。忽見一青衣卒。手執文書。自厨中

出謂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怪汗流。視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其柩。不及矣。竟殺僧。僧死之日。即與吏遇。諸塗吏。旬日竟死。史記

天地間極惡之事。一有悔心。便可轉移。唯衙門中下筆如山。立案成鉄。縱有懺悔之心。而死者不可復生。豈能償其誣陷之罪。慎之慎之。

徐文獻公。元至元間。為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到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為不數議。欲問罪。公改其牘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去第二字。今將元文隨此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為厚

德長者。

輟耕錄

院司書吏。於各屬申文。凡錢已到手者。雖有謫謬。必為掩飾。照應不然。則吹毛索癢。無所不至。竟有挾官府以不得不駁之勢。不知適中其攫取之計也。遇徐公。則其計窮矣。吏亦何利而為此哉。

周景遠為南台御史。分治浙省。每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主張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為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為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服而退。詞

書吏舞弊作奸。懼不為官長所容。則窺伺長官陰私。以為挾制把持之記。奸蠹伎倆。往往如此。非必盡出於公也。御史本無所私。故不加譴怒。使之懷慙而退。至於親故往來。官場原不

能廢倘有所干請則豈能不為謝絕此又居官者所宜知也

胡鐸為雲南布政使庫有羨金數千兩吏告云無碍官帑例得歸公鐸曰無碍於官不有碍於

民乎叱之明外史

官衙攫取非義不曰無碍則曰舊規吏胥之聳動其官以遂其染指皆由于此不知財物非從天降不取于民於何得之不碍官則碍民二語喚醒貪官污吏多多矣

王克敬為兩浙鹽運使温州解益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違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違者為律令夫人生之禍多矣刑獄為甚刑獄之禍慘矣妻孥為甚苟能於此存心體察則捶楚自不妄施囹圄自無冤繫矣臣鑑錄

罪人不辜法中之仁也凶惡捕快往往以牽及婦女飽圖詐索更有私擊而污辱之者最傷天理試念之若犯罪忍令辱及妻子乎報應非遠衙門中人皆不可不常作是想也

黃鑑蘇州衛人厥父善舞文起滅詞訟傷人產業為害不少晚生鑑登正統壬戌進士以青年美才復寵眷為近侍蘇人咸曰父苦事刀筆而子若此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及復位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無期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角微風颺之命取以視乃鑑所進禁錮疏上數曰不意鑑之奸有是耶亟召鑑至擲此本示之鑑連呼萬死伏誅遂滅族呼使鑑寵不及此何能報之深耶西吉錄

大凡巧於害人者天亦巧以報之鑑父舞文害人而鑑科甲顯仕似乎便宜不知鑑之首鼠

兩端即其父舞文之餘智也。自謂巧於固寵，不知卒以此滅族。禍以遲而彌烈。舞文之報，抑何巧耶。

戴月湖南靖人，為書手，與僑假印，勾攝害人甚多。後發覺，其僑俱承伏充軍。月胡狡不肯招，止問徒死於驛中。一子行衢，少年能文，後忽狂醒，竊盜或告之官。官初猶不信，鄉里共誣之，乃死於獄。無嗣。婦與盜通，流落街市，為乞丐，眾共指其業報云。

譁張為幻造物，最忌心刑，不服原屬漏網。身雖未滅，卒然其子若婦墜落火坑，為世訕笑。悲夫。嚴為楚中督學，初到任，江夏縣送文書千餘角，書办照詳照驗，分為兩處。公夙聞前道

有駁提文書難以報完者，必乘後道初到時，賄囑吏書從照驗中混繳，公乃費半日功，將照驗文書逐一親查，中有一件駁提吏書者混入其中。先暗記之，命書办細查戒勿草草書办受賄，竟以無弊對。公摘此一件而斥之，重責問罪革役。後照驗文書更不敢欺。

吏有慣計，無不於新舊任交代時乘其倥偬，因而舞弊。一遇有心人，其弊立見，即或未即查察，而事久未有不破者。一事偽而百事皆為可疑，何苦以身試法哉。

施汴廬州人為營田吏，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為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有白毛，方數寸，既長稍斑駁，不逾年，生施汴二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嘿親見之，

此與貨錢吏之為馬，劉自然之為驢，報應相同。天道昭彰，有債必還，有冤必報，身在公門者

當知世間無可佔之便宜也。鄉前輩季克先生為余言，權陽縣有某被一衙憲陰謀詐

害至於妻孥子賣田產均為所有。某猶羈囹圄中。後漸知蠹之為謀。中心飲恨。常在獄中歎曰。吾此生不能報怨。蠹亦垂老。死罪當變蛇入其塚中。吮其腦以洩此忿耳。獄卒問其故。為之惻然。因與蠹交好。乃言於蠹。蠹遂懊悔。一日持酒肉入獄。與某飲。某既積怒。又恐其設害。不敢近蠹。再三告以懊悔之故。且言爾田地現在。願給還子。為代贖妻。可另娶。某初不之信。蠹於獄神前立誓。許為立券。獄卒從旁勸之。其怒氣頓舒。遂彼此暢飲。某大醉而嘔。有黑虫長半寸。其形如蛇。蠹益悔悟。遂設法保之出獄。一切悉如前約。兩人竟保全無恙云。然則輪迴生死。雖屬佛家常談。而積怨既深。累世莫解。冤冤相報。亦事理之所必至。錄中頗採及輪迴之說。正以見胥吏作惡積怨之報。不於其生前。必於其身後耳。

秀州書吏陸某有囚當杖受。勢家厚賂。陰誘官坐重法死。囚魂堂隨陸不去。每陰雨。囚輒前立陸曰。汝且去。我自來不數月。嘔血死感應

原情定罪。出入輕重。絲毫不可假借。自好吏受勢家厚賂。便能增飾情罪。便當杖者。竟至論死。官且為其所用。手段可謂高強矣。及冤鬼相隨。竟唯聽命乎日巧猾伎倆。至此獨無所用。豈非天奪其魄耶。試問所得之錢。至今尚能享受否也。臨桂山峽邛有李某。鄰人有買猪錢八百文。隣人局門外出。李入竊其錢。有幼子卧床驚覺。李遂殺之。携錢遠颺。窮日夜行。不過二三十里。常覺幼子尾其後。抵飯店。店主具兩人食。詰之。則云適見進店有一小子相隨。何以不見。次日又行。覺滿目昏沈。不能遠去。自知冤魂不散。不得已轉迴。邛眾執以送官。一訊

立承竟抵罪。此事余所親見者。然則冤鬼相隨不去。前立堂命事理之所必有。未可以為幻也。米信夫浙西人為縣吏。柔荑譁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紛爭。因咬其弟。以訟其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抑鬱而死。米姓由是富者。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謀逆。訟牽連到邑。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罄其貲沒焉。忿而訟吏於府。見府儼如其兄。抑令招承。與其妻女子息八人。俱死於獄。鍾吉

公門中人往往遇事生波。樂於興訟。但求飽己之欲。豈知人之傷骨肉。破身家而已。亦不免於奇禍也。凡見爭構不行解勸。及拖延不結。故留訟端者。皆當以此類推。

夏原吉為刑部尚書時。一吏持精微文書請押。因風吹為墨所污。吏惧肉袒待罪。公曰。風也。汝何與焉。爾起。次日早朝畢。至便殿。見帝請罪曰。臣昨不謹。墨污精微文書。上命易之。公退。吏猶懼甚。公於懷中出所易者。吏大感悅。鍾命

墨污精微文書。其事似大。然畢竟過出無心。夏公是以寬之。即不遇夏公。不免受責。亦自無大惡。倘若納賄舞弊。雖事較小。夏公亦未必寬也。身在公門。無心之過。原不能無。有心之惡。切不可有擇禍莫若輕。現過斯知仁。為吏者可以知所自處矣。

王文成公守仁。仕刑曹。典提牢聽事。往時獄吏相沿。取囚飯餘。豢豕豕肥則屠之。分食。先生觀之。惻然。恚曰。夫囚以罪繫者。給朴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獸食人食矣。如朝廷德意何。欲督過之。群吏跪伏請寬。且諉曰。此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即曰。白

堂卿堂卿是其議先生遂令屠豕割以分給諸囚獄吏到今不復豢豕云近古

陽明先生每以良心提醒人以飯囚者飯豕此良心上過不去之事也推此則剋扣囚朴自肥身家者其罪更甚此心不可一刻安矣

史桂芳為兩浙運使於錢朴入不增毫末出不減毫末吏曰從來無此舊規公曰有甚舊規此心不可欺處即舊規也致

自來剝民奉上之事無不以舊規為名官府有意厚剝而吏胥必以舊規為解故官吏之營私染指不無從此二字生發也不問舊規而問此心其何說之辭吏至此計亦窮矣

正德間陳良謨與同年數人公車北上至王家營渡口陳之家僮與土人爭毆陳薄責家僮婉諭土人座中一同年某忽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船行劫反誣我家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吃頭乞饒乃放去在座稱其才能某亦揚揚得意語陳曰兄何迂哉今之為官者才能智略耳天理二字卻用不着陳憮然不答其後為紹興推官以浮躁削職疽發背死命此人所為即訟棍伎倆也今之託身胥吏者往往類此且謂不如此則與鄉愚等不見衙門手段故事入衙門幾無公道良善何以安生耶

嘉靖間錢塘陸姓為郡吏毛經歷愛重之陸有女經歷有子約為婚未幾經歷提問落職歸時欲取女以行而陸妻變計覓他女代之經歷不知也既歸而其子學白進取科第官至擢江都院移檄郡中取陸陸驚喜且懼及至擢都偶他出先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切莫提前事陸惶

恐曰何敢言。金賴夫人看顧也。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送回。且曰。後尚有所遺。歸而陸之親女。陸對所饋金。潸然淚下。曰。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勝。鬱鬱而。陸亦繼亡。後有復來贈金者。竟以無人而返。夫興衰靡定。豈可遽以眼前論人。方陸易女時。為避其衰。孰知乃避其興乎。言行彙纂

經歷命官也。而與郡吏聯姻。其於郡吏亦云厚矣。孰知郡吏尚欲負之。則此吏平昔之貪財勢。而忘道義。已可槩見其父敗心。其女自然薄命。即理即數萬事都如此也。

孫一謙為南都司獄。舊例重囚米日一升。率為獄卒攘去。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穢地索錢。不得不與。燥地不通飲食。一謙嚴禁之。自定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其食甚均。見囚衣敝。時為澣補。獄卒無敢橫索一錢者。鉅鑑

銀鐺狂狷間何等慘况。不加於恤。而復刻削為利肆。其欺凌殘忍極矣。孫君一一經理。遽使地獄化為福堂。彼禁卒因此不能橫索一錢。似乎失卻便宜。益少造許多罪孽。其得便宜也多矣。

萬歷間一馮姓者為選司。胥役以奸弊得重賄。為大家宰所知。奏送刑部。究擬時。選司以體面不雅。慮力救之。馮猶未知。乃私自壽曰。必牽引本官。則問官有所碍。而大家宰亦不得不從寬。乃供曰。賄所以進選司。某不過說事過錢人也。問官疑。或有此。以語選司。選司怒。令從公嚴鞠之。弊賄果馮自得。妄扯本官以圖脫漏也。竟擬重刑。臧璉

馮吏牽引本官。使鞠者投鼠忌器。有不得不寬之勢。計亦巧矣。乃反增其罪。竟擬重刑。非有

鬼神顛倒其間由其良心已壞。自入陷阱也。吏苟事事不昧良心。必不至身罹法網。即不幸而獲罪。亦必有可生之機耳。

永福縣吏薛某專工嚇詐。虛捏狀詞。能飾無理為有理。以此致富。一日延道士鄭法林醮。鄭伏而起曰。上帝批家付火司。人付水司。已而家產罄燼。薛渡江溺死。子以盜賊女為娼。事蹟

工於嚇詐。又能飾無理為有理。其人心思必巧。文筆尚通者也。乃不用以彰明公道。而用於詐捏狀詞。才足濟惡。遂致上千天怒。備極慘報。向使其天資愚魯。或不能充胥吏。其積惡召禍。當不至如是之甚也。故吏之聰明有才者。尤不可以不慎。

池州邵道充郡皂隸。索取財物。滿意則喜。不滿意則拳毆之。官命行杖。極力施刑。斃杖下者不可勝數。後得異病。手足窘束。遍體腫決。如板痕。糜爛痛不可言。因自呼曰。善惡終有報。橋南看邵道。卒至皮肉俱盡。僅餘骨在。諷註必

衙門行杖之皂隸。視杖下之血肉淋漓。幾同土石。若非自遭異病。遍體糜爛。不足以動其痛楚之心。天以此顯報。即以此示警也。惜乎悔已晚矣。

沙縣舊官龔政立宰牛稅。壽州進士方震孺為沙縣令。吏某以此銀進方。問故。吏曰。每殺一牛。入稅若干。總計所得稅。歲不下千金。方愀然曰。吾何以千萬物命。換千金稅耶。吏復以衙門成例。已及去。此則宰牛無所稽攷。不便更張。為言方怒。將吏重杖。并下令永禁如律。久之。牙儉以牛病且死。言方勿與。深求第令埋之。由是沙之牛得全活者甚多。同

衙門有一種陋規卽吏胥有一種染指遇有然之官則以本衙出息為言遇無然之官則又以不便更張為言其實毋非為自己染指起見舊官設此皆若輩應成之此所以謂之猾吏也夫民間宰牛官不查禁反欲收稅名曰稽查是為之主持令其肆殺耳杖其吏而革其稅猾吏之計無可施矣

有一鄉愚誤買賊衣被捕擒獲帶至古廟弔打備施哀告曰我是不是賊現有城中某係我至感喚來可問也捕喚某認識某見賊情恐有連累堅不認親鄉愚被拷而死某至家卽見披髮流血之鬼呼號索命曰爾各一言見死不救爾豈能免乎我已告準閻羅與諸捕共質地下矣

某畏卒翻柱

止於懼累不肯相救耳尚且立遭冤報甚矣害命之禍連而且慘也彼惡捕者手斃良民其刑禍不延及子孫不止

湖廣盛某為縣刑吏素性險惡人號黑心家富欲造堂樓苦地窄與鄰張姓言不允盛密令大盜扳張張不能辦而死于獄妻竟以地售之樓成得一子十歲尚不能言一日盛在樓中其子匍匐而至盛曰吾為子孫計故設此謀今爾如此愚蠢奈何其子忽厲聲作色曰爾何苦如此吾非張某耶爾以無辜殺我謀我之地我來此正圖報耳盛大驚倒地七孔流血而死其子費盡財產亦死翻柱

身在官衙執掌刑獄唆盜扳人何啻順風之呼未幾而被誣者以死佔地既得樓亦遂成就

目前而論可謂求得謀遂豈知其所以報之者即在膝前之子也世之豪猾致富而其子蕩費不能守者焉知非仇人之索債耶

張奉素習刀筆尤工剝民之術凡官長至輒教之虐取民財官有其三七歸于己巡按唐公捕之以計逃去時四野無雲忽為疾雷打死五臟如剗同上

胥吏剝民之術惟願官之多怒而尚刻一中其計子取子求無不如志矣上司縱有訪聞官必巧為掩護黠吏之藏身甚固也抑知王法可逃天誅必不能貸乎

保靖州楊大王周錢火兜二人同一駭懦漢避雨崖下俄而虎至前二人共推駭懦漢出以當虎不意崖忽崩虎驚而去駭懦漢反得免害而二人俱被壓死同上

衙門中便宜之事巧猾者踴為己有至於勞苦之事駭懦者當之而巧猾者最善狡脫然利即害之所伏究竟巧猾之得禍更甚於駭懦避虎之喻何其切也

建州吏林達屢侵人所有里中有葬父者築坟一區風水最吉達造偽券稱其父未死時將此坟賣我遂以己父遷葬其中里人爭之不得葬畢達夢其父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上安有偽契欺人奪人所葬而享福利者今反因此絕嗣矣達與合家俱病死同上

偽契佔地里人爭之不得無非以林達倚恃官衙善於舞弊之故達方自以為得力於吏胥鄉人亦豔羨吏胥之有勢不知正厚其毒以待其自取滅絕也向使告爭理屈不過佔葬不遂而止何至於此耶倚官勢而盜葬者可以省矣

盧紘任江南糧道偶卧病適屬邑解銀二百四十兩暫付管料吏張瑞昌收隨奉遣他往比歸則銀失矣詢守宅人皆謂嘗啟戶而入者張僕吳勤也獨卧于戶側者曹僕陳美也付捕快拷訊俱不承張訴之於城隍及南莊五仙一日同房吏曹璘方伏枕忽厲聲曰呼瑞昌來張至謂曰銀是曹璘僕陸賢盜去欲以授伊父以百兩置大門內僻處適璘父出賢倉皇卻走時有蔡傭吳茂歇涼戶外竊窺乘間挈以歸詎意非其所有甫至家母暴卒子復痘場未幾茂亦疫死搃以取不義之財故死亡相繼也其五十兩一封被竊見者分散已不可追其九十兩今在樓下床底陸賢盜銀曹璘不知即張瑞昌失銀亦因前世欠伊銀一百二十兩今失去一百五十兩多二十兩俱令瑞昌担承若再追賠恐冤冤相報無已時矣曹醒不知所云眾挾曹歸索之牀下果然四照堂集

觀此知取非其有殃禍立至也前生欠負絲毫必償也人間曖昧之事官雖不知神則鑒察也一事而可以為三戒焉作吏者以此類推則欺人之事弗為而妄取之心可息矣

### 須萬善幕窗悔過記

桂林陳文恭公纂在官法戒錄所以教胥吏也至在官作幕者若獨遺焉非遺也則因錢塘王文山先生所著室言堂紀聞三軸一曰蓮池紀幕也刊布遠近足以警世未幾入效見長洲彭君凝社所輯元宰必讀書有須氏幕窗悔過記故附刻焉想蓮幕諸君子固皆讀書從政之流不若胥吏在官者比而此篇悔過記尤足發人深省庶一觸目警心之助云爾芝陽書園居士謹識

有明隆萬間滇省鶴慶府有滇姓者名澄本字萬善幼聰穎過人弱冠遊庠及長襲父業作幕

公務之暇。仍溫書史。自負元魁手筆。取青紫如拾芥。後以屢黜棘園。至五旬。猶苦無血氣。置三  
妾。生子率多不育。聞鶴慶山中有道人。善請自祖師。此齋沐往叩。祖師降壇。仙機撥撥。批曰。須  
子若問休咎乎。爾自謂多才。豈知多才多誤。遂愈迷津。愈遠矣。澄本驚泣。跪訴曰。弟子半生喫  
夢。欲脫迷津。不知何道而可。祖師曰。天覆地載。古往今來。道有萬端。終歸一善。故天地以好生  
為德。天地之善也。聖賢體天地好生之心。聖賢之善也。走向善去。便是生路。而千萬吉祥  
集之矣。走向不善去。便是死路。而千萬凶災集之矣。人負慧性。竒才。是極幸事。又是極不幸事。  
何謂極幸。如聖賢稟天縱之資。而聰明才力。均用在積功累仁中。所以大而能王侯卿相。小而  
享天福。延綿德。何如大福。何如大。豈非極幸事乎。何謂極不幸。如奸宄以不凡之質。而聰明才  
力。均用在機械利慾中。所以輕則受終身落魄之報。重則受子孫斬絕之報。惡如何深。禍亦何  
如深。豈非極不幸事乎。今須子有絕群之才。吾為爾喜。吾且為爾悲。澄復跪祝曰。不知師訓。何  
者為喜。何者為悲。祖師又批曰。爾年已半百。終日之誦誦自得。以馳騁其才。適足以上戕祖宗  
下賊兒孫者也。吾是以悲之也。爾自今以後。果能改途易轍。以從前之快。吾筆意。盡化為今日  
之發吾熱腸。則所用之才。皆恰當之才。適所以報答祖宗培植兒孫者也。吾是以喜。澄本復祝  
云。弟子深悟前非。痛加洗滌。自今秉筆居家。不復為幕。將家中所積。廣行善事。未識可稍遣否。  
祖師又云。種種善事。誠實力行。然爾之行善。何必費家財。何必不必幕。何必必求此筆也。惟正當  
作幕。正當執筆。而行善。愈易行善。愈天。何也。天下之為官為吏者。生殺惟我。威福惟我。利害惟

我倘存心行善則積德累功易如反掌然官吏必資幕賓以運籌而決斷故官吏無權而幕賓最有權幕賓有權而凡官吏生殺威福利害之權無非幕賓掌握之權千詞萬狀為幕賓者一得剖其曲直司其予奪區其禍福定其死生天地神祇往來環視判詞偶當則必笑顏點首以錄功判詞偶謬則必怒目切齒以記罪甚有自恃無私好執偏見又或徇情貪利舞弊作奸種種顛倒以抑沉寃於莫雪者彰報尤速得禍尤烈故作幕一途最易損陰德亦最便于積陰德下愚之流認此為罟利肥家之數則日持快心之筆不啻日持殺人之刀而祖宗之枯骨難留子孫之命脉已斬上智之士假此為濟人利物之途則將以寸管之仁輔茲三尺之法而陰德之積於冥冥者無窮餘慶之錫於蒼蒼者未艾今須子不必費所積以行區區善事也即從作幕執筆一途求之毋泥成法毋設成心惻然肫然體天地好生之心以為心念此訟獄之紛出於狡猾虛飾者固亦有之而迫於懦受強凌愚被巧陷覆盆莫解者十居其九是全賴閱詞者虛心以探其隱微平心以論其曲直設身處地以詳其疾苦痛瘡闕切以救其顛連理固然矣尤必圓通以曲赴乎理律宜遵矣尤必參伍以善用其律摠之勿泥律中之義常施法外之即萬萬千子之善盡寄於濡毫構語之中可也判畢澄本望空叩謝即日洗心滌慮頓改前非雖在幕中常若帝天之鑒凡判一詞務必鋤強扶弱尤兢兢加竟于鱗寡無告空方民行之三年鄉會聯捷妻妾並育五子因作幕窗要覽數篇勸世及五子長登第次入詞館餘亦以名宿顯